



已畦集卷之十九目錄

傳

姜烈婦傳

項母鍾曹兩孺人合傳

姚母萬孺人傳

兩不妒婦傳

陸節婦嚴氏傳



巳畦集卷之十九

吳江葉燮 星期

姜烈婦傳

烈婦趙氏鎮江丹徒人趙世文學稱詩禮家氏幼以淑德稱賢女歸於姜里中稱賢婦順治乙酉五月王師南下鎮郡奉檄即納土民不知兵父子夫婦相保自明以來且三百年至順治己亥本朝定鼎逾一紀是年七月海賊揚帆驟抵郡城下闔城張皇甚既承平久民不習避賊計或謂賊必不久畱即旦暮去且挂戶作幸免計或欲父母

妻孥盡室竄以避之趙氏慨然謂姜君曰俱無庸避寇宜分不宜合若相守以居賊至必闔戶俱盡偕行遇賊賊必甘心於我君怒必忤賊賊刃且先及君我死無益君也不若我與君分所往君男子耳易免即彼此不能兩全猶幸存其一則姜氏一綫未亡也姜君然之氏遂扶其姑負三歲襁褓以行出南門則賊步徧郊外矣猝與賊遇賊先逼氏以刃環築其姑欲威脅氏氏以身蔽姑且指所攜裝資歛賊曰盡此橐以贖姑賊乃舍姑而持氏益急氏給賊曰爾必欲我從當寬我徐行我一女子

耳爾衆如此我豈能逸乎賊手持稍懈氏緣濠行數十步至閘下流湍急處氏目姑急擲所抱子姑懷中奮身躍入水大呼天者再且顧姑曰毋念我幸撫此一點血我可含笑見趙姜兩先人於地下矣賊出不意駭甚欲鈎致之水湍如駛俄頃屍隨流疾去里許賊遂置其姑而去嗟乎氏之智而勇仁而決其丈夫女子哉死後四日姜君聞之由閘隨流覓屍至華家莊於淤漩處屍伏不行乃得之時炎暑甚烈婦面色如生無幾微改表裏衣俱密縫如績蓋其志素定久矣年二十有六此八月一

日事也其鄉人見者無不流涕共義襄其棺殮即
淺葬於蔡家灣姜君痛之終身不再娶姜君名廷
貴字君肇其上世有顯人姜君習醫有名子開齊
即烈婦所抱襁褓兒也世業醫益工有孫三人
論曰人生不幸遭顛沛之世其碌碌隨流者固無
論至婦人以節顯亦所在而有然如姜烈婦智而
能勇仁而能斷以予耳目所及蓋綦難矣予聞之
其里中人云烈婦平日和順婉容無疾言遽色乃
臨大難當大節毅然浩然從容赴義非義精仁熟
者能之乎明乎此可以論人可以論世矣

項母鍾曹兩孺人合傳

鍾氏孺人嘉興人考鎮江知府西星公母孫氏尚
書簡肅公從孫女適太學生項諱德達字秦望墨
林公第六子也孺人爲女時以孝著年十七歸秦
望君墨林公已卽世孺人事寡姑黎太君一如事
其母每事能爲其難黎太君茹齋孺人亦茹齋太
君奉釋教惟謹孺人亦謹奉釋教不使稍有異同
其嗜好盡志養性澹泊不事華飾祭祀卽瑣節必
躬親無忽生子三聖謨嘉謨聲表側室曹生子一
諱徽謨孺人鞠之無幾微間曹氏嘉興人年十五

歸秦望君黎太君歿曹事鍾孺人如黎太君鍾孺人之撫曹如同體秦望君之歿也鍾孺人年二十九曹孺人年二十五自墨林公以族望高名爲世宗雄於貲暨六子析箸秦望君行季門戶均而所受不能無少異兩孺人以孤嫠當末造撫四子一女自襁褓而婚而嫁且教之皆能紹墨林公流風餘韻文章皆在人口誰之力也是時值明季里役之目曰白糧運戶曰里長曰現年項雖公望後徒藉虛名里役重沓等白屋兩孺人心力俱殫罄筋骨持門戶俾勿墜家風嗚呼難矣曹孺人先鍾孺

人卒年四十九鍾孺人卒年六十六明崇禎十七年里中舉兩孺人節孝當事以貞孝旌閭未及題請爲遺憾云

論曰有明中葉盛時墨林公以鐘鼎甲族優游文學翰墨之場享高名世望之如景星慶雲一傳之後遂有盛衰之感鍾曹兩孺人以煢煢孤寡持門戶教其子皆能不墜其先人是匪獨節懋也蓋其才其德皆有過人者可以爲教家者風矣

姚母萬孺人傳

姚母萬氏嘉興人父文學諱祚亨字雪城孺人秉性至孝甫離襁褓即如成人事父母克盡禮如子宗黨咸屬目之曰是女不但為家門光他日其為世女宗乎時雪城君與姚君楚蘭世好也楚蘭君有子諱佺字質菴早歲有異質風度適上軒舉奕奕雪城君見之曰此吾快婿也即以孺人字之兩姓俱以為得人孺人既歸姚舅楚蘭君已卒事寡姑即以所事母者事之姑喜甚謂質菴曰吾不獨為爾得佳婦也吾更得一中饋矣始吾謂新婦以

德勝也既觀其遇事接物大小必稱而止今而後
吾可優游含飴以待老矣於是悉以家事任之綱
舉目張不獨以中饋任也質菴好讀書不妄交遊
非素心人不能窺其室同好者至則啜茗焚香酌
酒一盃椀間孺人從中皆有尺度孺人每謂質菴
曰世有酒肉兄弟相徵逐者匪獨敗而德亦吾中
饋羞也必若君之交素懷澹泊以古道自處者即
酒食是議吾庶幾不忝為中饋而君亦得益勉於
道義矣用是質菴益以不妄交遊為名高質菴固
高世遠俗乎亦孺人之有以佐之也孺人歸姚後

姑王孺人早卒孺人督家政益理時時念其父母
同孺慕并勗其兄弟以有成生一子名元臣字虞
功卒年四十一卒之日宗戚內外無不咨嗟出涕
者咸曰吾黨失一女鑑矣

論曰予蓋晚年得交姚君質菴予與質菴係戚屬
而交顧晚者則以予久僕僕塵埃中未得入質菴
之室也質菴自是元亮天隨一輩人其嗣虞功溫
雅質直時時泣涕道母孺人之德之才而享年不
永余深歎其一門之內秩然於禮可以為有家者
法即次虞功之語以紀之為傳

寶應兩不妒婦傳

湯氏諸生廷彝女處士喬出塵妻也以淑德不妒稱里中歸喬之三日卽謂處士曰我聞古者妻與妾竝稱有妻必有妾我嘗慕其事君今有妻矣盍早圖妾處士聞言驚徐曰君何論之高而言之遽也湯曰不然夫娶妻所以爲似續計今世俗大約妻無子乃娶妾必俟之中年以後使中年娶妾而卽生子待子成立而父母老矣妾不卽生子而始他圖焉歲月遷延子未生而父母老矣若早娶妾使妻生子而妾亦生子子益多妻不生子而早得

妾以生子猶妻早生子也庸使皓首而歎鮮嗣乎
我女子耳不知書竊嘗聞家嚴君之言曰古者諸
侯娶婦必以姑姊妹娣姒若而人以媵之所以廣
嗣也君無忽焉頃之處士遭母憂服闋湯又趣之
娶妾於是處士前後所娶妾一再計當湯之爲夫
聘妾也於六禮惟命而誠以將之猶納子婦也妾
之入門也簫韶鼓吹燈火輿仗與夫牀第屏幃帷
帟流蘇之焜耀盥匱施奩之織悉必以身親之猶
嫁愛女也妾之初贄也禮稍降耦一等旁人相視
而嘻處士曰無乃過歟湯曰不然使若人他日生

子而有成必以今日之事爲美談我聞諸嚴君曰
禮以義起何謂過乎時周親咸在位聞湯言咸嗟
歎不置至有揮涕者後湯竟無子以卒終身以不
生子自疚爲喬氏祖先之罪人處士中年後湯未
卒時妾始生一子

顏氏儒醫姚德徵妻諸生懼之母也性至孝而能
推不妒之德以及人德徵家酷貧以醫常去其家
顏事孀姑竭力甘旨一日德徵冰阻淮上顏顧室
中無隔宿儲周視身外無一物乃解所着布絮襖
持往市易粟肉以進姑德徵歸訝其妻隆寒而衣

之單也而顏竟不以告久之顏有疾且革置棺衾費白銀二十兩病尋已有親者物故向顏購所具遂售之得金如其數里中有丁翁者德徵好友也年已過中無子顏乃謂德徵曰盍以我粥具金爲丁翁置婢乎徵曰如丁之媪乎顏曰需之乃治具召媪媪至顏集兒女環列於前嬉笑歡甚媪歎曰母兒女成行天也顏曰媪無慕焉能爲翁置妾亦如是矣媪佯以貧辭顏曰媪無憂遂出前金贈媪媪感動泣數行下果置婢生男四女一丁有兄亦無子卽以次子繼之嗚呼若顏氏者能推其不妒之德以及人而俾續其宗祀則又錫類之孝其難矣哉

論曰女子以節稱女子德之首也然非女子之幸也夫女子以節稱其間蓋有天焉有人焉出乎天者其德性然也出乎人者蓋有不得不然之勢焉若曰非是則喪女子之節而不可爲也若今天下之婦人則羣然以妒爲德矣若曰非是則無所爲有家者之事也其躬行夫妒也竟如布帛菽粟之無一刻之可離於體也而人遂羣習而不察焉而且安焉殆反以不妒者爲狂矣故吾謂婦人之節

處逆境而力行其德者也婦人之不妒處順境而安行其德者也力行者往往而有安行者千百中不能得一二焉今於邑中得不妒之婦人二其一能盡己者其一能推以及人而能化之者俱爲表而出之或曰婦人之德節之外固當推以孝以順以慈奈何以不妒稱首哉曰是不然其爲人也不妒未有不順乎夫者也能順乎夫未有不孝乎親者也能孝乎親未有不慈於下者也故不妒者婦德之本婦人得其本則孝順慈未有不克盡者卽有不幸未有不以節著者矣

陸節婦嚴氏傳

節婦嚴氏平湖諸生陸諱森立之子其暄之妻諸生嚴某之女也氏幼有至性善事父母嫻詩書工法書已而曰此非女子所急乃益習女紅勤弗輟佐其母中饋事事如母意母恆歎曰使女而男我嚴氏復何憂乎年十九歸陸氏陸氏子兄弟六七人氏於諸姑娣姒妯娌間肩摩踵相錯也氏接之無不得其和雍雍愉愉行止爲宗黨所歎慕陸氏子刻苦爲學氏之始歸也陸氏子即得羸疾漸不起氏盡心起居湯藥無間晝夜姑慰之曰自而之

來也不謂我子邁此疾而之勤於所事者亦已至矣而體亦素羸且有妊行及期盍亦保愛以自全乎徒爲兩誤無益氏泣數行下終不能已無何氏產一女困頓牀簣陸氏子病益急父母遷其寢與氏稍遠使無達氏視聽氏以不能親湯藥數欲躑躅強起力憊不能時時遣婢探之越兩日陸氏子卒氏仍遣婢訊父母恐大傷氏心囑婢使無言但曰病良已氏數數遣婢來婢荅如前久之氏疑甚詰婢婢不能隱以實告氏長號數聲自投於牀遂勺水不入口三日而卒見者聞者無不揮淚氏歸

陸僅一歲陸氏子卒氏亦隨卒所產女數月亦殤論曰我嘗聞之陸氏族黨曰自婦之來歸也內外宗戚左右上下無間言蓋其性之所植爲女然爲婦無不然伉儷一年夫亡而身殉之節操出於至性孝以始之節以終之從容出自一少年女子嗚呼其難矣哉

已畦集卷之二十目錄

題辭

題雪窗紀夢後

乘龍鼎劇本題辭

題沈次山四時邨居詩後

已畦集卷之二十

吳江葉燮 星期

題雪窗紀夢後

世間萬法不出事理二者惟事與理各各對待而成我與物真與幻悟與迷覺與夢皆對待也瞿曇氏有言心生則種種法生是也無我則無物無真則無幻無悟則無迷無覺則無夢無則俱無斯對待絕瞿曇氏又言心滅則種種法滅是也梓園程先生因雪而有感觸因感觸而有夢因夢而見僧因僧拍肩而覺因覺而得鶴此事理相因種種法

因心生而遞成對待者也既乃鶴見則夢亡安知
僧之不爲鶴則覺亡安知鶴之不爲我則物亡安
知我之不爲鶴則我亡物我俱亡則悟亡安有迷
迷悟俱亡則真亡安有幻此事理之遞亡種種法
因心滅而遞絕對待者也先生深有契乎漆園化
蝶之旨而得吾儒無我之真適合乎瞿曇氏心滅
心生之妙究之我與雪僧與鶴離耶即耶此之謂
物化

乘龍鼎劇本題辭

詩三百篇之爲經也說詩者謂其發乎情止乎禮
義故雖鄭衛之詩其始不正終則要歸乎正聖人
猶有取焉蓋發者發其端猶六義之有興以情發
端端見而情已謝由是循循以歸乎禮義猶爲學
者之循序漸進棄故就新故君子以爲無害若其
始也依乎情則以情爲本求其止乎禮義則難矣
後世詩賦之家屢變而爲詞曲原詞曲所由來先
依其情而後有其言於是言出而徵諸事事未必
應也遂憑空結撰無一可徵莫須有亡是公情與

事兩乖而欲其止乎禮義得乎於是淫詞邪說爲禮義之罪人是在所亟誣者耳京口姜子二公嗜古好奇之士也其胸中眼中若有所不可者若有所欲吐者才情橫溢蓄於中而不能舒而爲硯壘往往借詞曲以寫之爲乘龍鼎劇本以寄其嘯傲事在南宋慶元嘉泰年間述呂氏兄弟直諫死竄始末其中如理宗之遜野龍潛侂冑之權奸誤國許趙之諂媚喪心金人之乘釁南牧以及趙希璠全保長諸逸事其大者確徵之史細者亦見於稗官無有爲亡是公者忠孝備唱隨完友恭得無非人心之正尚得謂爲發乎情者乎直可謂發乎禮義以止乎禮義者矣至其述京口之江山遡南徐之形勝千秋憑弔恍然在目昔人謂少陵之詩爲詩史余則謂姜子之詞爲詞志亦庶幾無媿於作者耶至其措辭都雅律呂精嚴尤爲倚聲家所推重此又姜子能事之餘而未足以窺姜子矣

題沈次山四時邨居詩後

天地間上下有古今橫旁有四時萬物人人所同也而不能有也有之者其惟一代獨立之詩人乎彼詩人曾中有千古日中有四時萬物能一一驅策之使令之以發我性情資我詠歌則直謂詩人之千古四時萬物而已矣次山今日詩人之獨立者也窮居滄海之濱破屋數椽被褐行吟今且年邁六十以老矣次山曰天能窮我以遇合而不能窮我以千古能窮我以飲食居處服御而不能窮我以所歷之四時所見所聞之萬物於是作為春

夏秋冬邨居詩百首而古今四時萬物之能事已盡天地至此而窮矣不知者以詩觀詩知者以道觀詩可也至其詩之工或謂之唐或謂之宋或謂之中州及元此皆庸人之論為第二義也

已畦集卷之二十一目錄

雜著

紫石山畱雲菴募修引

募修龍山塘橋引 俗名跨塘橋

大覺菴募造水陸像引

嚴州重建開元寺引

吳江邑志定本或問

吳廬說

懷軒說

題山居圖後

題小善錄後

鄭神

吳王

吳王尚志安本

魏州重數開示

大聖

已畦集卷之二十一

吳江葉

燮

星期

紫石山雷雲菴募修引

二氏之學儒者每斥而不道乃釋氏之微言往往
 無害於儒者之言性而果報之說則又類於儒者
 福善禍淫之說也此不特無害於儒家之體且無
 害於儒家之用矣道家之說釋氏又斥而不道而
 道家又每援釋氏果報之說以徵其感應之事是
 道不能援釋之體而似乎援釋之用矣予嘗評二
 氏之學釋之大旨曰無生道之大旨曰不死無生

者是不生滅絕對待法不死者是邊畔語爲對待法其爲體之淺深固已灼然乃徐攷其用則實有出於一者道家有呂純陽每以度人爲汲汲世稱其現神通變化引人以入其道此何異釋氏所稱普門大士十四無畏三十二應乎是其爲用之不能有甚殊也道家有一粒粟中藏世界之語此何異釋氏之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乎然則二氏之爲體亦未始有甚殊也故今者釋氏之宮往往有列純陽者而道家之宮往往設立大士此雖俗夫鄙人之見亦可以知其說之相類而相通反而求之終無戾乎福善禍淫之說而已郡之西紫石山山有畱雲菴爲釋氏之宮菴內有純陽閣其徒均肅將而奉之固不能辨其異同也若曰吾借崇而振興之終以興起人爲善之意而已矣斯意也不但無害於二氏且并無害於儒者福善禍淫之說者也菴始於宋興於明季迄今五十餘年且圯矣住僧序章思整葺之勸好善者之助余故爲之推原其說以鼓人爲善之念此不無有同心者歟

無有同公志

之由余對為之辨

五十餘年且

昔蘇善臨

而身及

而身及

而身及

而身及

而身及

募脩跨塘橋引

蘇郡城諸山鄉皆在吳縣西南境由胥門西行十里為橫塘又西十里為跨塘又西六里為木瀆鎮由木瀆西三十里至光福鄧尉諸山在焉自郡城至光福咸塘路兼水陸由木瀆西南行十里至胥口出太湖五十里至洞庭兩山行者必從水而跨塘者實兩道水陸之中又自跨塘西南陸行二十里至橫涇又十五里至下保又南行渡太湖不數里至洞庭東山又自跨塘北陸行十五里至楓橋至支硎諸山蓋跨塘南北兩道皆通水然迂折舟

行頗艱故行者多從陸塘互東西而跨塘橋者實跨南北橋所由名也橋在吳縣境腹內爲諸山鄉鎮入城咽喉地水陸所必由橋從來久中圯明嘉靖時修到今逾百年橋又圯有不能旦暮勢是橋也舟過其下者日數百計人過其上者日數千計又無他道可繞出於是行者惴惴不自保足不敢前楫不敢鼓是不可不亟議脩也夫脩橋與建橋不同橋建則利不建則適同於未始有橋無害也橋圯而不脩而橋崩不以時則必至害人害舟其爲害不可言矣此仁人君子目擊之而惻然不能

已於中者也夫輿梁徒杠王政有所事然必待農隙寒沍之時而後庀工今於盛夏農務之月肆告邦人興起是役豈得已者哉亦孔之亟比於救焚拯溺而不能須臾緩矣敢告

大覺菴募造水陸聖像引

大覺住持三善上人喜作佛事種諸利益募建水陸諸聖衆像廣求施捨乞言於余余儒家言不談福報卽就上人而爲說法乃作是言一切衆生爲於諸相流轉生死幻力熾然無有窮極是故當知觀諸世間雖甚可愛終非我有旋生厭離爲厭離故是生喜捨厭離之至如去贅疣喜捨之至如與愛子薩埵王子捨身飼虎設於爾時作是思維我今捨身爲求福故爲住於相非清淨心是故捨離本非我有原無所弃云何有得得無所得是名真

捨我觀人心爲求福故而爲喜捨喜捨愈甚貪求益滋佛言人身八萬四千衆多毛孔一一毛孔諸蟲吮嚼以至命終人愛身命甘毳養適身旣肥澤蟲亦滋長究竟一時身蟲俱盡爲福布施何以異是又不淨心而種善根如樹敷華枝葉茂美爲有根故而有是葉水漂旱爍根有時腐葉亦隨萎枝葉恃根根復何恃是故當知從葉索根終無是處不如卽用本所自植原無根樹此樹無根亦不受根根旣不受葉於何有非不可受無處受故上人布施請參斯義上人聞言起告居士居士此言非

勸布施爲障布施卽障卽勸其義云何余語上人諦聽我說我觀世尊種種方便不住於法上根人說離卽兩忘中根人說離卽互見衆生罔罔馳逐五欲如飢念食如渴念飲世尊方便不阻食飲教彼飢者勸之播種教彼渴者勸之掘泉播種得食明不可奪掘泉得飲明不可劫是曰福報故諸福事勸以利益利益旣得生歡喜心歡喜循環是生厭惡厭惡旣萌是生喜捨故作佛事喜捨第一始終方便歸於無有如觀自在凡諸有求應念卽至圓通第一善哉上人亦復如是爲諸有情廣作佛

事造諸聖像種種供養是諸聖衆隨緣赴感悉厭
有情皆得飽滿飽滿既得生無上心捨無可捨得
無所得入清淨法普告長者今日大覺水陸大會
有能施者爲能得此第一義諦

重建嚴州開元寺引

睦州陳尊宿實啓臨濟雲門兩宗之祖至草履退
寇雖宗風不尚神通然西域諸祖往往以神力現
此真不思議境界也臨濟雲門二祖尊宿實開之
而不在嗣法之列嗣法者爲陳尚書操故止稱尊
宿然於承先啓後之功可與從上六祖竝矣今嚴
州古睦州也武定門外開元寺爲尊宿舊道場雲
門偃曾於此叅悟處也寺興廢不恒重建於宋元
符間明洪武中燬止存寺基未有能興之者今某
上人見祖庭久廢慨然思復興之其志大其功浩

博而事維艱敢以告之同心有能於一念中建梵刹竟吾知草履神力當復現矣

邑志定本或問

或問於余曰日者明府郭公之修輯邑志也先生實與是役矣大抵全本增損莫徐二志續者悉本松陵文徵一書此書爲故潘君力田所著乃攘人之善爲已有而又揜作者之名得毋謂潘君獲罪本朝用其言而廢其人耶

本朝崇寬大之政凡明季封疆死事之臣各爲其主者史例不削得不諱今用其書而沒其名抑有說乎余曰吁何子胥之無識而言之陋也夫志者志一方之事志於邑則細已甚然卽一邑之史而

國史之權輿也操觚者豈能取之於曾臆必資之聞見而徵之他人之記載今志吾邑在前則本莫徐二志續則取之文徵此書得之故友朱君愚菴愚菴於此書竝未明言潘君所著此於凡例中言文徵爲愚菴之書表而出之未嘗揜爲已有也且潘君之事豈得比例於明季諸臣哉

本朝寬大謂明季諸臣各爲其主命史局不諱而傳述之此卽漢祖斬丁公封季布意所以垂勸後世之爲人臣者以作忠至深切也潘君以言語文章之過獲戾

本朝罹於常典非各爲其主者比也夫子曰不以人廢言謂人則非而言則是潘君以言語文章獲大戾而仍用其言語文章顯著其人以垂信得無近於春秋之將乎子必且曰如是則當并不用其言語文章矣何以用之而復諱之用之則罔諱之則欺殊不知潘君之書豈一一取之曾臆而成者乎公則取之實錄及先正記載私則取之各家傳誌銘文集以成書潘君之言語文章天下之有耳目者共見共聞之言語文章也非潘君之所獨得而私者也潘君集天下之言以屬稿愚菴集潘君

之言以成書今又集愚菴之言以成志使有人更集此志以成書則又爲他人之文矣獨沾沾係之潘君何所見之不廣也故不但不著其人實亦未嘗用其言也何罔與欺之有且凡著作之文則不可襲他人者以爲已有而志者其事也古今歷歷實據之事若以爲曾有人述之遂闕其文而不敢復述乎抑舍之而更撫他事以取不信乎歷遡史家類採前人之文載其言未有著其人者司馬遷引用左國之文動數千言未嘗加以左國某某之名班固於史記亦然他如范曄後漢書及唐初所

撰晉書俱集前人記載之作李延壽合宋齊梁陳北魏周齊書爲南北史曾一一著前人之名於簡端乎吾夫子亦因魯史以成春秋可言夫子揜魯史以爲已有乎子何不察之甚也或曰先生之論是矣何以邑人羣然譽屈生所爲之志而不與郭明府所纂之定本者其說安在余曰從來立言垂不朽者未聞以邑志而行天下得不朽者也康對山武功志人頗稱之然文章家未嘗屈指對山信乎文之工拙不在志志之工拙豈在與屈生較乎凡物各以其類相鳴和韓昌黎平淮西碑摧於當

時而文冠千古段碑奉詔改作今無有稱之者又
毛穎傳當時極詆毀之文章固不以悅俗人之耳
目爲佳退之亦云吾文小稱意人必小怪之大稱
意人亦必大怪之定本一書吾猶愧未能獲時人
之大怪也夫文章一道原無盡境不與定本亦何
敢不謂然然使與屈生絜長量短則屈生之才之
學之品固已稔聞於遠近矣乃與之較得毋與貴
育競揖讓與無鹽角粉黛乎亦非其類矣今有人
斥薰之香以爲臭安知天下不更有香於薰者薰
亦何辭今斥薰而進蜣螂之丸以爲香與之別白
是非實無處置喙終不能與無鼻者辨嗅性也余
聞見固陋文筆庸拙是役也獲聞諸公之教豈曰
不幸然區區所自信者始終不爲利誘不爲勢搖
不爲謗沮不爲諛喜以視壟斷逐臭趨利之夫徇
阿堵爲毀譽者則有間矣惟是我邑明季亦有各
爲其主之臣或遺而未入然
本朝寬大之政頒行於史館而未經通行於外郡
縣未奉明據之文終不敢以傳聞異辭而筆之於
志若以此爲過則不敢辭耳

持身入世之道惟有才者為難有才而不遇於時
 者為尤難何者人負其才謂可無所不就而竟不
 得一遇即遇而或不得盡展其才則磊落不平之
 氣蓄於中必見於外甚且為亢為激以取戾於身
 世古之才人蹈此者不可勝舉此質人嚴君所以
 有和平守吳之訓臨終以訓其子乘六也質人少
 負高才暨兩弟辰臣覽民俱以文章才品有盛名
 人咸謂嚴氏三昆必且大見於世已覽民僅以初
 授中書一官卒於都辰臣得一第未仕卒於家

吳廬說

質人尚無恙亦已老矣見兩弟之有才雖遇而不獲展也自顧且老僅以明經終回念生平必有磊落不平之氣發見於晦冥風雨之幾微者惟質人自知之耳雖然質人學道者也既晚而閱歷深體驗至而後知凡此者皆血氣之爲乃盡消其磊落不平之氣淡有得於和平守吳之旨曉然身世之故其道爲如是也乘六之才能繼其父者也承是訓以名其廬推斯志也凡有才而所處未必卽得者可以怨尤俱泯無入不自得矣

懷軒說

人生與世接要不能與世爲漠然不相關之人既相關則人不能忘乎我而我亦不能忘乎人不能忘者其中必有所繫要在本乎情而歸乎道大在倫常細在酬酢萬變無處無物不然明發則不忘其親夙夜則不忘其君好逯則不忘乎夫婦終鮮則不忘乎兄弟蒹葭白露則不忘乎朋友皆情之正也卽道也有其情而不能忘則爲懷陶元亮詩良苗亦懷新又曰木欣欣以向榮欣欣以向懷之甚矣草木且然况於人身世之故乎沈子蒼舒肝

膽意氣中人也。要爲當世有情人。蒼舒有所不忘者。而寄之於懷。懷之所寄。廣亦不能不有所專。君子當觀其志矣。蒼舒令兄子佩。與余爲東髮道義交。子佩蓋多情而善懷者。早成進士。遠宦中州。一令卒已二十年。常令人懷之不忘。蒼舒善懷如其兄。以懷名所居軒。斯志也。抑亦有所托而然耶。命余爲之說。遂書以贈之。

題山居圖

羅景綸山居吟。世人無不以爲得山居之樂。能曲盡其事。以余觀之。此特老腐儒向鄉里人作解事語耳。大凡居山。貴得其意。不在鋪敘其事而勞其心。與身今觀其一日之中。自卯至酉。筆墨飲食。行住坐卧。一一繩以定課。曾無片晷之寧。此與在朝市間。執手版。持籌算者。何異。使日日如是。一日不如是。則此一日更何所爲。一日如是。日日俱不如是。則益可笑。必如元亮詩。悠然見南山。太冲詩。山水有清音。其妙在意而未嘗有所事。方爲得其趣。

耳無錫華君義逸以山水吟作圖分繪十幅不在
鋪敘其事而描寫得其意則一日可永千古一室
可盡大地此正是解人非鄉里俗子所能知也至
其筆墨之妙列之宋名家劉李間殆不可辨余家
去華君所居僅百里生平未嘗見其手蹟而稱道
其藝者猶未盡在人口然則華君名尚不足以副
其藝而其人有潛德余故樂得而道之

題王季子小善錄後

儒者之學不談三世謂其誕罔也然事之杳渺則
不可知而理實有不能誣者顏子之不遷怒貳過
而早夭後世亂賊之尤無過宋秦檜而極富貴壽
考以終苟不有三世之說則中人以下之為善者
疑矣吾觀王季子之循循於日用庸德之常殆希
顏子之好學者而年亦僅與之齊聞其垂歿數語
還生天界雖儒者疑之而吾以為斷有其事也王
季子之澹然寡慾嗜好無所撓其心殆釋氏所云
初果者流而自言僅生天界何耶然由色界而進

之無色界無不可見性而證於初地勿疑有爲法而僅止於是也斯言也不能不爲儒者所非予偶因聞所聞而題其小善錄後云季子之父名滌順治壬辰進士傷季子之亡而集其生平善行爲小善錄也

原詩叙

詩自唐以後迄於有明六七百年中間非雄才自喜力能上薄風騷者不敢揚蹶以進然且偏畸間出餘子或附離以起亦不數數稱也非若元嘉迄唐四百餘年間人握鉛槧者比且以有唐之盛間按其時作家所論次大率謂宗工崛起學者得其門而歷堂奧探驪珠當代不過數人其嚴若此是必專門師匠口傳心授有詩之所以爲說者存非其說雖工弗尚也惟其不敢不慎而詩存今則不然手繙四聲筆涉五字七字皆詩人稍稍致語屬

綴其徒輒自相國色則以家驥人璧而詩亡不特此也詩亡而益曼衍乎詩沿譌揚波以逢世而欺人浸淫不止非世道人心之憂乎哉憂不獨在詩然自古宗工宿匠所以稱詩之說僅散見評騭間一支一節之常者耳未嘗有創闢其識綜貫成一家言出以砭其迷開其悟何怪乎羣焉不知蜀道之巉曲而思宿春糧以驅轂者之貿貿哉星期先生其才揮斥八極而又馳騁百家讀已哇詩風格真大家宗傳其銛鋒絕識洞空達幽足方駕少陵昌黎睂山三君子乃復憫學者障網於淫詖恣焉

憂之發爲原詩內外篇內篇標宗旨也外篇肆博辨也非以詩言詩也凡天地間日月雲物山川類族之所以動盪虬龍杳幻鼉鼉悲嘯之所以神奇皇帝王霸忠賢節俠之所以明其尚神鬼感通愛惡好毀之所以彰其機莫不條引夫端倪摹畫夫毫芒而以之權衡乎詩之正變與諸家持論之得失語語如震霆之破睡可謂精矣神矣其文之牢籠萬象出沒變化蓋自昔南華鴻烈以逮經世觀物諸子所成一家之言是也而不惟是也若所標示胸襟品量之說不特古人心地之隱由詩而較

然千古抑朝廷可以得國士交遊氣類中可以得
豪杰碩賢塵俗世故之外可以得浩落超絕之異
人功在學術流品豈小哉讀先生是編使知古人
嚴爲論詩之旨與作者慎爲屬詩之義則詩之亡
者以存詩存而距塞其逢世欺人之浸淫則世道
人心之繫亦以詩存嗟乎彼宗工宿匠所不肯舉
其心得之儲俾學者捆載以去先生乃不靳開左
藏以貸貧而抑以援其溺斯其胸襟品量何等耶
康熙丙寅冬十月年通家世侍海寧沈珩拜手謨

原詩叙

古書多用韻語不獨詩爲然其工拙總在理勝後
世以用韻者爲詩不必用韻者爲文且於詞句中
較工拙於是遂有限之以體式聲調將歷代所作
斷以己意大約尊古而卑今其所從來舊矣凡此
皆未覩乎詩之原也嘉善葉子星期詩文宗匠著
有原詩內外篇四卷直抉古今來作詩本領而痛
掃後世各持所見以論詩流弊娓娓雄辯靡不高
踞絕頂擷撲不破歲丙寅九月招余至其草堂出
而見示促鄰諷誦竟日余作而歎曰今人論詩斷

斷聚訟猶齊人井飲相掙得此方有定論矣記余少時未讀南華楞嚴每私擬宇宙間必有此一種大義理惟以不見於經傳爲疑及得二書讀之恍若不出鄙意所揣今星期所著悉余二十年來胸臆中揆度欲吐而不能卽吐之語一玩味間不覺鼓掌稱快如獲故物雖欲加贊一詞而不可得乃知古人之詩與今人之詩皆宇宙所必有之數不必相師卽星期原詩內外諸篇亦未始非宇宙所必有之數不必相謀也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此作詩之原亦卽論詩者之原千百年中知其解

者且暮遇之矣是爲序晉安同學弟林雲銘西仲撰

原詩卷一

內篇上

嘉善葉

變星期

詩始於三百篇而規模體具於漢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歷宋元明以至昭代上下三千餘年間詩之質文體裁格律聲調辭句遞升降不同而要之詩有源必有流有本必達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學無窮其理日出乃知詩之為道未有一日不相續相禪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時而論有盛必有衰綜千古而論則盛而必至於衰又

必自衰而復盛非在前者之必居於盛後者之必居於衰也乃近代論詩者則曰三百篇尚矣五言必建安黃初其餘諸體必唐之初盛而後可非是者必斥焉如明李夢陽不讀唐以後書李攀龍謂唐無古詩又謂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自若輩之論出天下從而和之推爲詩家正宗家絃而戶習習之既久乃有起而掊之矯而反之者誠是也然又往往溺於偏畸之私說其說勝則出乎陳腐而入乎頗僻不勝則兩蔽而詩道遂淪而不可救由稱詩之人才短力弱識又矇焉而不知

所衷旣不能知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互爲循環并不能辨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淺高下長短孰爲沿爲革孰爲剗爲因孰爲流弊而衰孰爲救衰而盛一一剖析而縷分之兼綜而條貫之徒自詡矜張爲郛廓隔膜之談以欺人而自欺也於是百喙爭鳴互自標榜膠固一偏勦獵成說後生小子耳食者多是非淆而性情汨不能不三歎於風雅之日衰也蓋自有天地以來古今世運氣數遞變遷以相禪古云天道十年而一變此理也亦勢也無事無物不然寧獨詩之一道膠固而不變

乎今就三百篇言之風有正風有變風雅有正雅有變雅風雅已不能不由正而變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刪變也則後此爲風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詘變也明矣漢蘇李始創爲五言其時又有亡名氏之十九首皆因乎三百篇者也然不可謂卽無異於三百篇而實蘇李創之也建安黃初之詩因於蘇李與十九首者也然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黃初之詩乃有獻酬紀行頌德諸體遂開後世種種應酬等類則因而實爲創此變之始也三百篇一變而爲蘇李再變而爲建安黃初建安

黃初之詩大約敦厚而渾樸中正而達情一變而爲晉如陸機之纏綿鋪麗左思之卓犖磅礴各不同也其間屢變而爲鮑照之逸俊謝靈運之警秀陶潛之澹遠又如顏延之之藻績謝朓之高華江淹之韶嫵庾信之清新此數子者各不相師咸矯然自成一家不肯沿襲前人以爲依傍蓋自六朝而已然矣其間健者如何遜如陰鏗如沈炯如薛道衡差能自立此外繁辭縟節隨波日下歷梁陳隋以迄唐之垂拱踵其習而益甚勢不能不變小變於沈宋雲龍之間而大變於開元天寶高岑王

孟李此數人者雖各有所因而實一一能爲創而集大成如杜甫傑出如韓愈專家如柳宗元如劉禹錫如李賀如李商隱如杜牧如陸龜蒙諸子一一皆特立興起其他弱者則因循世運隨乎波流不能振拔所謂唐人本色也宋初詩襲唐人之舊如徐鉉王禹偁輩純是唐音蘇舜卿梅堯臣出始一大變歐陽修亟稱二人不置自後諸大家迭興所造各有至極今人一槩稱爲宋詩者也自是南宋金元作者不一大家如陸游范成大元好問爲最各能自見其才有明之初高啓爲冠兼唐宋元人之長初不於唐宋元人之詩有所爲軒輊也自不讀唐以後書之論出於是稱詩者必曰唐詩苟稱其人之詩爲宋詩無異於唾罵謂唐無古詩并謂唐中晚且無詩也噫亦可怪矣今之人豈無有能知其非者然建安盛唐之說錮習沁入於中心而時發於口吻弊流而不可挽則其說之爲害烈也原夫作詩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觸以興起其意而後措諸辭屬爲句敷之而成章當其有所觸而興起也其意其辭其句劈空而起皆自無而有隨在取之於心出而爲情爲景爲事

人未嘗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與聞其言者誠可悅而永也使卽此意此辭此句雖有小異再見焉諷咏者已不擊節數見則益不鮮陳陳踵見齒牙餘唾有掩鼻而過耳譬之上古之世飯土簋啜土鋤當飲食未具時進以一嚮必爲驚喜逮後世臞騰魚膾之法興羅珍搜錯無所不至而猶以土簋土鋤之庖進可乎上古之音樂擊土鼓而歌康衢其後乃有絲竹匏革之制流至於今極於九宮南諧聲律之妙日異月新若必返古而聽擊壤之歌斯爲樂乎古者穴居而巢處乃制爲宮室不

過衛風雨耳後世遂有璇題瑤室土文繡而木綈錦古者儷皮爲禮後世易之以玉帛遂有千純百璧之侈使今日告人居以巢穴行禮以儷皮孰不嗤之者乎大凡物之踵事增華以漸而進以至於極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漸出之而未窮未盡者得後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乾坤一日不息則人之智慧心思必無盡與窮之日惟叛於道戾於經乖於事理則爲反古之愚賤耳苟於此數者無尤焉此如治器然切磋琢磨屢治而益精不可謂後此者不有加乎其前也彼虞廷喜

起之歌詩之士簞擊壤穴居儷皮耳一增華於三百篇再增華於漢又增於魏自後盡態極妍爭新競異千狀萬態差別井然苟於情於事於景於理隨在有得而不戾乎風人永言之旨則就其詩論工拙可耳何得以一定之程格之而抗言風雅哉如人適千里者唐虞之詩如第一步三代之詩如第二步彼漢魏之詩以漸而及如第三第四步耳作詩者知此數步爲道途發始之所必經而不可謂行路者之必於此數步焉爲歸宿遂棄前途而弗邁也且今之稱詩者祧唐虞而禘商周宗祀漢

魏於明堂是也何以漢魏以後之詩遂皆爲不得入廟之主此大不可解也譬之井田封建未嘗非治天下之大經今時必欲復古而行之不亦天下之大愚也哉且蘇李五言與亡名氏之十九首至建安黃初作者旣已增華矣如必取法乎初當以蘇李與十九首爲宗則亦吐棄建安黃初之詩可也詩盛於鄴下然蘇李十九首之意則寢衰矣使鄴中諸子欲其一摹倣蘇李尚且不能且亦不欲乃於數千載之後胥天下而盡倣曹劉之口吻得乎哉或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漢魏去古未遠此

意猶存後此者不及也不知溫柔敦厚其意也所以爲體也措之於用則不同辭者其文也所以爲用也返之於體則不異漢魏之辭有漢魏之溫柔敦厚唐宋元之辭有唐宋元之溫柔敦厚譬之一草一木無不得天地之陽春以發生草木以億萬計其發生之情狀亦以億萬計而未嘗有相同一定之形無不盎然皆具陽春之意豈得曰若者得天地之陽春而若者爲不得者哉且溫柔敦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如必執而泥之則巷伯投畀之章亦難合於斯言矣從來豪傑之士未嘗不

隨風會而出而其力則嘗能轉風會人見其隨乎風會也則曰其所作者真古人也見能轉風會者以其不襲古人也則曰今人不及古人也無論居古人千年之後卽如左思去魏未遠其才豈不能爲建安詩耶觀其縱橫躑躅睥睨千古絕無絲毫曹劉餘習鮑昭之才迥出儕偶而杜甫稱其俊逸夫俊逸則非建安本色矣千載後無不擊節此兩人之詩者正以其不襲建安也奈何去古益遠翻以此繩人耶且夫風雅之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時謂政治風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時言

詩時有變而詩因之時變而失正詩變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無衰詩之源也吾言後代之詩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詩謂體格聲調命意措辭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詩言時詩遞變而時隨之故有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爲盛衰惟變以救正之衰故遞衰遞盛詩之流也從其源而論如百川之發源各異其所從出雖萬派而皆朝宗於海無弗同也從其流而論如河流之經行天下而忽播爲九河河分九而俱朝宗於海則亦無弗同也歷攷漢魏以來之詩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謂正爲源而

長盛變爲流而始衰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啓盛如建安之詩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於衰後之人力大者大變力小者小變六朝諸詩人間能小變而不能獨開生面唐初沿其卑靡浮艷之習句櫛字比非古非律詩之極衰也而陋者必曰此詩之相沿至正也不知實正之積弊而衰也迨開寶諸詩人始一大變彼陋者亦曰此詩之至正也不知實因正之至衰變而爲至盛也盛唐諸詩人惟能不爲建安之古詩吾乃謂唐有古詩若必摹漢魏之聲調字句此漢魏有詩而唐無古詩矣且彼所謂

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正惟子昂能自爲古詩所以爲子昂之詩耳然吾猶謂子昂古詩尚蹈襲漢魏蹊徑竟有全似阮藉詠懷之作者失自家體段猶訾子昂不能以其古詩爲古詩乃翻勿取其自爲古詩不亦異乎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自甫以前如漢魏之渾朴古雅六朝之藻麗穠纖澹遠韶秀甫詩無一不備然出於甫皆甫之詩無一字句爲前人之詩也自甫以後在唐如韓愈李賀之奇稟劉禹錫杜牧之雄傑劉長卿之流利溫庭筠李商隱之輕艷以至宋金元明之詩家稱巨擘

者無慮數十百人各自炫奇翻異而甫無一不爲之開先此其巧無不到力無不舉長盛於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今之人固羣然宗杜矣亦知杜之爲杜乃合漢魏六朝并後代千百年之詩人而陶鑄之者乎唐詩爲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爲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爲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爲之發其端可謂極盛而俗儒且謂愈詩大變漢魏大變盛唐格格而不許何異居蚯蚓之穴習聞其長鳴聽洪鐘之響而怪之竊竊然議之也且愈豈不能擁其鼻肖其吻而效

原言卷一
俗儒爲建安開寶之詩乎哉開寶之詩一時非不盛邁至大曆貞元元和之間沿其影響字句者且百年此百餘年之詩其傳者已少殊尤出類之作不傳者更可知矣必待有人焉起而撥正之則不得不改絃而更張之愈嘗自謂陳言之務去想其時陳言之爲禍必有出於目不忍見耳不堪聞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爛埋沒於陳言中排之者比於救焚拯溺可不力乎而俗儒且栩栩然俎豆愈所斥之陳言以爲秘異而相授受可不哀耶故晚唐詩人亦以陳言爲病但無愈之才力故

日趨於尖新纖巧俗儒卽以此爲晚唐詬厲嗚呼亦可謂愚矣至於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啓縱橫鈎致發揮無餘蘊非故好爲穿鑿也譬之石中有寶不穿之鑿之則寶不出且未穿未鑿以前人人皆作模稜皮相之語何如穿之鑿之之實有得也如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於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韓愈後之一大變也而盛極矣自後或數十年而一變或百餘年而一變或一人獨自爲變或數人而共爲變皆變之小者也其間或有因變

而得盛者然亦不能無因變而益衰者大抵古今作者卓然自命必以其才智與古人相衡不肯稍爲依傍寄人籬下以竊其餘唾竊之而似則優孟衣冠竊之而不似則畫虎不成矣故寧甘作偏裨自領一隊如皮陸諸人是也乃才不及健兒假他人餘焰妄自僭王稱霸實則一土偶耳生機旣無面目塗飾洪潦一至皮骨不存而猶侈口而談亦何謂耶惟有明末造諸稱詩者專以依傍臨摹爲事不能得古人之興會神理句剽字竊依樣葫蘆如小兒學語徒有喔咿聲音雖似都無成說令人

噦而却走耳乃妄自稱許曰此得古人某某之法尊盛唐者盛唐以後俱不掛齒近或有以錢劉爲標榜者舉世從風以劉長卿爲正派究其實不過以錢劉淺利輕圓易於摹倣遂呵宋斥元又推崇宋詩者竊陸游范成大與元之元好問諸人婉秀便麗之句以爲秘本昔李攀龍襲漢魏古詩樂府易一二字便居爲已作今有用陸范及元詩句或顛倒一二字或全竊其面目以盛誇於世儼主騷壇傲睨今古豈惟風雅道衰抑可窺其術智矣大凡人無才則心思不出無膽則筆墨畏縮無識則

原言卷一
不能取舍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而且謂古人可
罔世人可欺稱格稱律推求字句動以法度緊嚴
板駁銖兩內既無具援一古人爲門戶藉以壓倒
衆口究之何嘗見古人之真面目而辨其詩之源
流本末正變盛衰之相因哉更有竊其腐餘高自
論說互相祖述此真詩運之厄故竊不揣謹以數
千年詩之正變盛衰之所以然畧爲發明以俟古
人之復起更列數端於左

或問於余曰詩可學而能乎曰可曰多讀古人之
詩而求工於詩而傳焉可乎曰否曰詩既可學而

能而又謂讀古人之詩以求工爲未可竊惑焉其
義安在余應之曰詩之可學而能者盡天下之人
皆能讀古人之詩而能詩今天下之稱詩者是也
而求詩之工而可傳者則不在是何則大凡天姿
人力次叙先後雖有生學困知之不同而欲其詩
之工而可傳則非就詩以求詩者也我今與子以
詩言詩子固未能知也不若借事物以譬之而可
曉然矣今有人焉擁數萬金而謀起一大宅門堂
樓廡將無一不極輪奐之美是宅也必非憑空結
撰如海上之蜃如三山之雲氣以爲樓臺將必有

所託基焉而其基必不於荒江窮壑負郭僻巷湫
隘卑濕之地將必於平直高敞水可舟楫陸可車
馬者然後始基而經營之大廈乃可次第而成我
謂作詩者亦必先有詩之基焉詩之基其人之胸
襟是也有胸襟然後能載其性情智慧聰明才辨
以出隨遇發生隨生卽盛千古詩人推杜甫其詩
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無處不發其思君王
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弔古人懷遠道凡歡愉幽
愁離合今昔之感一一觸類而起因遇得題因題
達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爲基如星宿

之海萬源從出如鑽燧之火無處不發如肥土沃
壤時雨一過天喬百物隨類而興生意各別而無
不具足卽如甫集中樂遊園七古一篇時甫年纔
三十餘當開寶盛時使今人爲此必鋪陳颺頌藻
麗雕績無所不極身在少年場中功名事業來日
未苦短也何有乎身世之感乃甫此詩前半卽景
事無多排場忽轉年年人醉一段悲白髮荷皇天
而終之以獨立蒼茫此其胸襟之所寄託何如也
余又嘗謂晉王羲之獨以法書立極非文辭作手
也蘭亭之集時貴名流畢會使時手爲序必極力

原言卷一 內篇上 三
鋪寫諛美萬端決無一語稍涉荒涼者而義之此
序寥寥數語託意於仰觀俯察宇宙萬彙係之感
慨而極於死生之痛則義之之胸襟又何如也由
是言之有是胸襟以爲基而後可以爲詩文不然
雖日誦萬言吟千首浮響膚辭不從中出如剪綵
之花根蒂旣無生意自絕何異乎憑虛而作室也
乃作室者旣有其基矣必將取材而材非培塿之
木拱把之桐梓取之近地闐闐村市之間而能勝
也當不憚遠且勞求荆湘之榿楠江漢之豫章若
者可以爲棟爲榱若者可以爲楹爲柱方勝任而

愉快乃免支離屈曲之病則夫作詩者旣有胸襟
必取材於古人原本於三百篇楚騷浸淫於漢魏
六朝唐宋諸大家皆能會其指歸得其神理以是
爲詩正不傷庸奇不傷怪麗不傷浮博不傷僻決
無剽竊吞剝之病乃時手每每取捷徑於近代當
世之聞人或以高位或以虛名竊其體裁字句以
爲秘本謂旣得所宗主卽可以得其人之贊揚獎
借生平未嘗見古人而才名已早成矣何異方寸
之木而遽高於岑樓耶若此等之材無論不可爲
大厦卽數椽茅把之居用之亦不勝任將見一朝

墮地腐爛而不可支故有基之後以善取材爲急
急也既有材矣將用其材必善用之而後可得工
師大匠指揮之材乃不枉爲棟爲榑爲榱爲楹悉
當而無絲毫之憾非然者宜方者圓宜圓者方枉
棟之材而爲桷枉柱之材而爲楹天下斲小之匠
人寧少耶世固有成誦古人之詩數萬首涉畧經
史集亦不下數十萬言逮落筆則有俚俗庸腐窒
板拘牽隘小膚冗種種諸習此非不足於材有其
材而無匠心不能用而枉之之故也夫作詩者要
見古人之自命處着眼處作意處命辭處出手處

無一可苟而痛去其自己本來面目如醫者之治
結疾先盡蕩其宿垢以理其清虛而徐以古人之
學識神理充之久之而又能去古人之面目然後
匠心而出我未嘗摹擬古人而古人且爲我役彼
作室者旣善用其材而不枉宅乃成矣宅成不可
無丹雘赭堊之功一經俗工絢染徒爲有識所嗤
夫詩純淡則無味純朴則近俚勢不能如畫家之
有不設色古稱非文辭不爲功文辭者斐然之章
采也必本之前人擇其麗而則典而古者而從事
焉則華實竝茂無夸縟鬪炫之態乃可貴也若徒

以富麗爲工本無奇意而飾以奇字本非異物而加以異名別號味如嚼蠟展誦未竟但覺不堪此鄉里小兒之技有識者不屑爲也故能事以設色布采終焉然余更有進此作室者自始基以至設色其爲宅也旣成而無餘事矣然自康衢而登其門於是而堂而中門又於是而中堂而後堂而闈闈而曲房而賓席東廚之室非不井然秩然也然使今日造一宅焉如是明日易一地而更造一宅焉而亦如是將百十其宅而無不皆如是則亦可厭極矣其道在於善變化變化豈易語哉終不可

易曲房於堂之前易中堂於樓之後入門卽見廚而聯竇坐於闈闈也惟數者一一各得其所而悉出於天然位置終無相踵沓出之病是之謂變化變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詩人惟杜甫爲能高岑王孟諸子設色止矣皆未可語以變化也夫作詩者至能成一家之言足矣此猶清任和三子之聖各極其至而集大成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惟夫子杜甫詩之神者也夫惟神乃能變化子言多讀古人之詩而求工於詩者乃囿於今之稱詩者論也或曰今之稱詩者高言法矣作詩者果有法乎哉

且無法乎哉余曰法者虛名也非所論於有也又法者定位也非所論於無也子無以余言爲恟恍河漢當細爲子晰之自開闢以來天地之大古今之變萬彙之曠日星河嶽賦物象形兵刑禮樂飲食男女於以發爲文章形爲詩賦其道萬千余得以三語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然則詩文一道豈有定法哉先揆乎其理揆之於理而不謬則理得次徵諸事徵之於事而不悖則事得終絜諸情絜之於情而可通則情得三者得而不可易則自然之法立故法者當乎理確乎事酌乎

情爲三者之平準而無所自爲法也故謂之曰虛名又法者國家之所謂律也自古之五刑宅就以至於今法亦密矣然豈無所憑而爲法哉不過揆度於事理情三者之輕重大小上下以爲五服五章刑賞生殺之等威差別於是事理情當於法之中人見法而適愜其事理情之用故又謂之曰定位乃稱詩者不能言法所以然之故而嘵嘵然曰法吾不知其離一切以爲法乎將有所緣以爲法乎離一切以爲法則法不能憑虛而立有所緣以爲法則法仍託他物以見矣吾不知統提法者之

於何屬也彼曰凡事凡物皆有法何獨於詩而不然是也然法有死法有活法若以死法論今譽一人之美當問之曰若固眉在眼上乎鼻口居中乎若固手操作而足循履乎夫妍媸萬態而此數者必不渝此死法也彼美之絕世獨立不在是也又朝廟享燕以及士庶宴會揖讓升降叙坐獻酬無不然者此亦死法也而格鬼神通愛敬不在是也然則彼美之絕世獨立果有法乎不過卽耳目口鼻之常而神明之而神明之法果可言乎彼享宴之格鬼神合愛敬果有法乎不過卽揖讓獻酬而

感通之而感通之法又可言乎死法則執塗之人能言之若曰活法法旣活而不可執矣又焉得泥於法而所謂詩之法得毋平平仄仄之拈乎村塾中曾讀千家詩者亦不屑言之若更有進必將曰律詩必首句如何起三四如何承五六如何接末句如何結古詩要炤應要起伏析之爲句法總之爲章法此三家村詞伯相傳久矣不可謂稱詩者獨得之秘也若舍此兩端而謂作詩另有法法在神明之中巧力之外是謂變化生心變化生心之法又何若乎則死法爲定位活法爲虛名虛名不

可以爲有定位不可以爲無不可爲無者初學能言之不可爲有者作者之匠心變化不可言也夫識辨不精揮霍無具徒倚法之一語以牢籠一切譬之國家有法所以儆愚夫愚婦之不肖而使之不犯未聞與道德仁義之人講論習肄而時以五刑五罰之法恐懼之而迫脅之者也惟理事情三語無處不然三者得則胸中通達無阻出而敷爲辭則夫子所云辭達達者通也通乎理通乎事通乎情之謂而必泥乎法則反有所不通矣辭且不通法更於何有乎

曰理曰事曰情三語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運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飛一走三者缺一則不成物文章者所以表天地萬物之情狀也然具是三者又有總而持之條而貫之者曰氣事理情之所爲用氣爲之用也譬之一木一草其能發生者理也其既發生則事也既發生之後天喬滋植情狀萬千咸有自得之趣則情也苟無氣以行之能若是乎又如合抱之木百尺干霄纖葉微柯以萬計同時而發無有絲毫異同是氣之爲也苟斷其根則氣盡而立萎此時理事情俱無從施矣吾故

曰三者藉氣而行者也得是三者而氣鼓行於其間網繆磅礴隨其自然所至卽爲法此天地萬象之至文也豈先有法以馭是氣者哉不然天地之生萬物舍其自然流行之氣一切以法繩之夭喬飛走紛紛於形體之萬殊不敢過於法不敢不及於法將不勝其勞乾坤亦幾乎息矣

草木氣斷則立萎理事情俱隨之而盡固也雖然氣斷則氣無矣而理事情依然在也何也草木氣斷則立萎是理也萎則成枯木其事也枯木豈無形狀向背高低上下則其情也由是言之氣有時

而或離理事情無之而不在向枯木而言法法於何施必將曰法將析之以爲薪法將斲之而爲噐若果將以爲薪爲噐吾恐仍屬之事理情矣而法又將遁而之他矣

天地之大文風雲雨雷是也風雲雨雷變化不測不可端倪天地之至神也卽至文也試以一端論泰山之雲起於膚寸不崇朝而徧天下吾嘗居泰山之下者半載熟悉雲之情狀或起於膚寸瀾淪六合或諸峯競出升頂卽滅或連陰數月或食時卽散或黑如漆或白如雪或大如鵬翼或亂如散

髮或塊然垂天後無繼者或聯綿纖微相續不絕
又忽而黑雲興土人以法占之曰將雨竟不雨又
晴雲出法占者曰將晴乃竟雨雲之態以萬計無
一同也以至雲之色相雲之性情無一同也雲或
有時歸或有時竟一去不歸或有時全歸或有時
半歸無一同也此天地自然之文至工也若以法
繩天地之文則泰山之將出雲也必先聚雲族而
謀之曰吾將出雲而爲天地之文矣先之以某雲
繼之以某雲以某雲爲起以某雲爲伏以某雲爲
照應爲波瀾以某雲爲逆入以某雲爲空翻以某

雲爲開以某雲爲闔以某雲爲掉尾如是以出之
如是以歸之一一使無爽而天地之文成焉無乃
天地之勞於有泰山泰山且勞於有是雲而出雲
且無日矣蘇軾有言我文如萬斛源泉隨地而出
亦可與此相發明也
或曰先生言作詩法非所先言固辨矣然古帝王
治天下必曰大經大法然則法且後乎哉余曰帝
王之法卽政也夫子言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此一
定章程後人守之苟有毫髮出入則失之矣修德
貴日新而法者舊章斷不可使有毫髮之新法一

新此王安石之所以亡宋也若夫詩古人作之我亦作之自我作詩而非述詩也故凡有詩謂之新詩若有法如教條政令而遵之必如李攀龍之擬古樂府然後可詩末技耳必言前人所未言發前人所未發而後爲我之詩若徒以效颦效步爲能事口此法也不但詩亡而法亦且亡矣余之後法非廢法也正所以存法也夫古今時會不同卽政令尚有因時而變通之若膠固不變則新莽之行周禮矣奈何風雅一道而踵其謬戾哉

原詩卷一終

原詩卷二

內篇下

嘉善葉 變星期

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窮盡萬有之變態凡形形色色音聲狀貌舉不能越乎此此舉在物者而爲言而無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曰才曰膽曰識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窮盡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聲狀貌無不待於此而爲之發宣昭著此舉在我者而爲言而無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爲作者之文章

大之經緯天地細而一動一植詠歎謳吟俱不能
離是而爲言者矣在物者前已論悉之在我者雖
有天分之不齊要無不可以人力充之其優於天
者四者具足而才獨外見則羣稱其才而不知其
才之不能無所憑而獨見也其歉乎天者才見不
足人皆曰才之歉也不可勉強也不知有識以居
乎才之先識爲體而才爲用若不足於才當先研
精推求乎其識人惟中藏無識則理事情錯陳於
前而渾然茫然是非可否妍媸黑白悉眩惑而不
能辨安望其敷而出之爲才乎文章之能事實始

乎此今夫詩彼無識者旣不能知古來作者之意
并不自知其何所興感觸發而爲詩或亦聞古今
詩家之論所謂體裁格力聲調興會等語不過影
響於耳含糊於心附會於口而眼光從無着處腕
力從無措處卽歷代之詩陳於前何所決擇何所
適從人言是則是之人言非則非之夫非必謂人
言之不可憑也而彼先不能得我心之是非而是
非之又安能知人言之是非而是非之也有人曰
詩必學漢魏學盛唐彼亦曰學漢魏學盛唐從而
然之而學漢魏與盛唐所以然之故彼不能知不

能言也卽能效而言之而終不能知也又有人曰
詩當學晚唐學宋學元彼亦曰學晚唐學宋學元
又從而然之而置漢魏與盛唐所以然之故彼又
終不能知也或聞詩家有宗劉長卿者矣於是羣
然而稱劉隨州矣又或聞有崇尚陸游者矣於是
人人案頭無不有劔南集以爲秘本而遂不敢他
及矣如此等類不可枚舉一槩人云亦云人否亦
否何爲者耶夫人以著作自命將進退古人次第
前哲必具有隻眼而後泰然有自居之地倘議論
是非聳矜於中心而隨世人之影響而附會之終

日以其言語筆墨爲人使令驅役不亦愚乎且有
不自以爲愚旋愚成妄妄以生驕而愚益甚焉原
其患始於無識不能取舍之故也是卽吟詠不輟
累牘連章任其塗抹全無生氣其爲才耶爲不才
耶惟有識則是非明是非明則取舍定不但不隨
世人脚跟并亦不隨古人脚跟非薄古人爲不足
學也蓋天地有自然之文章隨我之所觸而發宣
之必有克肖其自然者爲至文以立極我之命意
發言自當求其至極者昔人有言不恨我不見古
人恨古人不見我又云不恨臣無二王法但恨二

王無臣法斯言特論書法耳而其人自命如此等而上之可以推矣譬之學射者盡其目力臂力審而後發苟能百發百中卽不必學古人而古有后羿養由基其人者自然來合我矣我能是古人先我而能是未知我合古人歟古人合我歟高適有云乃知古時人亦有如我者豈不然哉故我之著作與古人同所謂其揆之一卽有與古人異乃補古人之所未足亦可言古人補我之所未足而後我與古人交爲知己也惟如是我之命意發言一皆從識見中流布識明則膽張任其發宣而無

所於怯橫說豎說左宜而右有直造化在手無有一之不肖乎物也且夫胸中無識之人卽終日勤於學而亦無益俗諺謂爲兩脚書櫥記誦日多多益爲累及伸紙落筆時胸如亂絲頭緒旣紛無從割擇中且餒而膽愈怯欲言而不能言或能言而不敢言矜持於銖兩尺獲之中旣恐不合於古人又恐貽譏於今人如三日新婦動恐失體又如跛者登臨舉恐失足文章一道本攄寫揮灑樂事反若有物焉以桎梏之無處非礙矣於是強者必曰古人某某之作如是非我則不能得其法也弱者

亦曰古人某某之作如是今之聞人某某傳其法如是而我亦如是也其黠者心則然而秘而不言愚者心不能知其然徒夸而張於人以爲我自有所本也更或謀篇時有言已盡本無可贅矣恐方幅不足而不合於格於是多方拖沓以擴之是蛇添足也又有言尚未盡正堪杼寫恐逾於格而失矩度亟闔而已焉是生割活剝也之數者因無識故無膽使筆墨不能自由是爲操觚家之苦趣不可不察也昔賢有言成事在膽文章千古事苟無膽何以能千古乎吾故曰無膽則筆墨畏縮膽旣

詘矣才何出而得伸乎惟膽能生才但知才受於天而抑知必待擴充於膽耶吾見世有稱人之才而歸美之曰能斂才就法斯言也非能知才之所由然者也夫才者諸法之蘊隆發現處也若有所斂而爲就則未斂未就以前之才尚未有法也其所爲才皆不從理事情而得爲拂道悖德之言與才之義相背而馳者尚得謂之才乎夫於人之所不能知而惟我有才能知之於人之所不能言而惟我有才能言之縱其心思之氤氳磅礴上下縱橫凡六合以內外皆不得而囿之以是措而爲文

辭而至理存焉萬事準焉深情托焉是之謂有才
若欲其斂以就法彼固掉臂遊行於法中久矣不
知其所就者又何物也必將曰所就者乃一定不
遷之規矩此千萬庸衆人皆可共趨之而由之又
何待於才之斂耶故文章家止有以才御法而驅
使之決無就法而爲法之所役而猶欲翊其才者
也吾故曰無才則心思不出亦可曰無心思則才
不出而所謂規矩者卽心思之肆應各當之所爲
也蓋言心思則主乎內以言才言法則主乎外以
言才主乎內心思無處不可通吐而爲辭無物不

可通也夫孰得而範圍其心又孰得而範圍其言
乎主乎外則囿於物而反有所不得於我心心思
不靈而才銷鑠矣吾嘗觀古之才人合詩與文而
論如左丘明司馬遷賈誼李白杜甫韓愈蘇軾
之徒天地萬物皆通開闢於其筆端無有不可舉
無有不能勝前不必有所承後不必有所繼而各
有其愉快如是之才必有其力以載之惟力大而
才能堅故至堅而不可摧也歷千百代而不朽者
以此昔人有云擲地須作金石聲六朝人非能知
此義者而言金石喻其堅也此可以見文家之力

力之分量卽一句一言如植之則不可仆橫之則不可斷行則不可遏住則不可遷易曰獨立不懼此言其人而其人之文當亦如是也譬之兩人焉共適於途而值羊腸蠶叢峻棧危梁之險其一弱者精疲於中形戰於外將裹足而不前又必不可已而進焉於是步步有所憑藉以爲依傍或藉人之推之挽之或手有所持而捫或足有所緣而踐卽能前達皆非其人自有之力僅愈於木偶爲人昇之而行耳其一爲有力者神旺而氣足徑往直前不待有所攀援假借奮然投足反趨弱者扶掖

之前此直以神行而形隨之豈待外求而能者故有境必能造有造必能成吾故曰立言者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夫家者吾固有之家也人各自有家在已力而成之耳豈有依傍想象他人之家以爲我之家乎是猶不能自求家珍穿窬鄰人之物以爲已有卽使盡竊其連城之璧終是鄰人之寶不可爲我家珍而識者窺見其裏適供其啞然一笑而已故本其所自有者而益充而廣大之以成家非其力之所自致乎然力有大小家有巨細吾又觀古之才人力足以蓋一鄉則爲一鄉之才力

足以蓋一國則爲一國之才力足以蓋天下則爲天下之才更進乎此其力足以十世足以百世足以終古則其立言不朽之業亦垂十世垂百世垂終古悉如其力以報之試合古今之才一一較其所就視其力之大小遠近如分寸銖兩之悉稱焉又觀近代著作之家其詩文初出一時非不紙貴後生小子以耳爲目互相傳誦取爲模楷及身沒之後聲問卽泯漸有起而議之者或間能及其身後而一世再世漸遠而無聞焉甚且詆毀叢生是非競起昔日所稱其人之長卽爲今日所指之

短可勝歎哉卽如明三百年間王世貞李攀龍輩盛鳴於嘉隆時終不如明初之高楊張徐猶得無毀於今日人之口也鍾惺譚元春之矯異於末季又不如王李之猶可及於再世之餘也是皆其力所至遠近之分量也統百代而論詩自三百篇而後惟杜甫之詩其力能與天地相終始與三百篇等自此以外後世不能無入者主之出者奴之諸說之異同操戈之不一矣其間又有力可以百世而百世之內互有興衰者或中湮而復興或昔非而今是又似世會使之然生前或未有推重之而

後世忽崇尚之如韓愈之文當愈之時舉世未有深知而尚之者二百餘年後歐陽修方大表章之天下遂翕然宗韓愈之文以至于今不衰信乎文章之力有大小遠近而又盛衰乘時之不同如是欲成一家言斷宜奮其力矣夫內得之於識而出之而爲才惟膽以張其才惟力以克荷之得全者其才見全得半者其才見半而又非可矯揉蹴至之者也蓋有自然之候焉千古才力之大者莫有及於神禹神禹平成天地之功此何等事而孟子以爲行所無事不過順水流行坎止自然之理而

行疏淪排決之事豈別有治水之法有所矯揉以行之者乎不然者是行其所有事矣大禹之神力遠及萬萬世以文辭立言者雖不敢幾此然異道同歸勿以篇章爲細務自遜處於沒世無聞已也大約才識膽力四者交相爲濟苟一有所歉則不可登作者之壇四者無緩急而要在先之以識使無識則三者俱無所托無識而有膽則爲妄爲鹵莽爲無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無識而有才雖議論縱橫思致揮霍而是非淆亂黑白顛倒才反爲累矣無識而有力則堅僻妄誕之辭足以悞人

而惑世爲害甚烈若在騷壇均爲風雅之罪人惟
有識則能知所從知所奮知所決而後才與膽力
皆確然有以自信舉世非之舉世譽之而不爲其
所搖安有隨人之是非以爲是非者哉其胸中之
愉快自足寧獨在詩文一道已也然人安能盡生
而具絕人之姿何得易言有識其道宜如大學之
始於格物誦讀古人詩書一一以理事情格之則
前後中邊左右向背形形色色殊類萬態無不可
得不使有毫髮之罅而物得以乘我焉如以文爲
戰而進無堅城退無橫陣矣若舍其在我者而徒

日勞於章句誦讀不過勦襲依傍摹擬窺伺之術
以自躋於作者之林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或曰先生發揮理事情三言可謂詳且至矣然此
三言固文家之切要關鍵而語於詩則情之一言
義固不易而理與事似於詩之義未爲切要也先
儒云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若夫詩似未可以物物
也詩之至處妙在含蓄無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
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言
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離形象絕議論而窮思
維引人於冥漠恍惚之境所以爲至也若一切以

理概之理者一定之衡則能實而不能虛爲執而不爲化非板則腐如學究之說書問師之讀律又如禪家之叅死句不叅活句竊恐有乖於風人之旨以言乎事天下固有有其理而不可見諸事者若夫詩則理尚不可執又焉能一一徵之實事者乎而先生斷斷焉必以理事二者與情同律乎詩不使有毫髮之或離愚竊惑焉此何也予曰子之言誠是也子所以稱詩者深有得乎詩之旨者也然子但知可言可執之理之爲理而抑知名言所絕之理之爲至理乎子但知有是事之爲事而抑

知無是事之爲凡事之所出乎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詩人之言之可徵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於默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于前者也今試舉杜甫集中一二名句爲子晰而剖之以見其概可乎如玄元皇帝廟作碧瓦初寒外句逐字論之言乎外與內爲界也初寒何物可以內外界乎將碧瓦之外無初寒乎寒者天地之氣也是氣也盡宇宙之內無處不充塞而碧瓦獨居其外寒氣獨盤踞於碧瓦之內乎寒而曰初將嚴

寒或不如是乎初寒無象無形碧瓦有物有質合
虛實而分內外吾不知其寫碧瓦乎寫初寒乎寫
近乎寫遠乎使必以理而實諸事以解之雖稷下
談天之辨恐至此亦窮矣然設身而處當時之境
會覺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設呈於象感於
目會於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
又不可解劃然示我以默會想象之表竟若有內
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實相發之有中間
有邊際虛實相成有無互立取之當前而自得其
理昭然其事的然也昔人云王維詩中有畫凡詩

可入畫者爲詩家能事 風雲雨雪景象之至虛

者畫家無不可繪之於筆若初寒內外之景色卽
董巨復生恐亦束手擱筆矣天下惟理事之入神
境者固非庸凡人可摹擬而得也又宿左省作月
傍九霄多句從來言月者祇有言圓缺言明暗言
升沉言高下未有言多少者若俗儒不曰月傍九
霄明則日月傍九霄高以爲景象真而使字切矣
今日多不知月本來多乎抑傍九霄而始多乎不
知月多乎月所照之境多乎有不可名言者試想
當時之情景非言明言高言升可得而惟此多字

可以盡括此夜宮殿當前之景象他人共見之而不能知不能言惟甫見而知之而能言之其事如是其理不能不如是也又夔州雨濕不得上岸作晨鐘雲外濕句以晨鐘爲物而濕乎雲外之物何啻以萬萬計且鐘必於寺觀卽寺觀中鐘之外物亦無算何獨濕鐘乎然爲此語者因聞鐘聲有觸而云然也聲無形安能濕鐘聲入耳而有聞聞在耳止能辨其聲安能辨其濕曰雲外是又以目治見雲不見鐘故云雲外然此詩爲雨濕而作有雲然後有雨鐘爲雨濕則鐘在雲內不應云外也斯

語也吾不知其爲耳聞耶爲目見耶爲意揣耶俗儒於此必曰晨鐘雲外度又必曰晨鐘雲外發決無下濕字者不知其於隔雲見鐘聲中聞濕妙悟天開從至理實事中領悟乃得此境界也又摩訶池泛舟作高城秋自落句夫秋何物若何而落乎時序有代謝未聞云落也卽秋能落何繫之以高城乎而曰高城落則秋實自高城而落理與事俱不可易也以上偶舉杜集四語若以俗儒之眼觀之以言乎理理於何通以言乎事事於何有所謂言語道斷思維路絕然其中之理至虛而實至渺

而近灼然心目之間殆如鳶飛魚躍之昭著也理既昭矣尚得無其事乎古人妙於事理之句如此極多姑舉此四語以例其餘耳其更有事所必無者偶舉唐人一二語如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似將海水添宮漏春風不度玉門關天若有情天亦老玉顏不及寒鴉色等句如此者何止盈千累萬決不能有其事實爲情至之語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後理真情理交至事尚不得耶要之作詩者實寫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卽爲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見之事不可徑達之情

則幽渺以爲理想象以爲事恂恍以爲情方爲理至事至情至之語此豈俗儒耳目心思界分中所

有哉則余之爲此三語者非腐也非僻也非錮也

得此意而通之寧獨學詩無適而不可矣

或曰先生之論詩深源於正變盛衰之所以然不定指在前者爲盛在後者爲衰而謂明二李之論爲非是又以時人之模稜漢魏貌似盛唐者熟調陳言千首一律爲之反覆以開其錮習發其憤蒙乍聞之似乎矯枉而過正徐思之真膏肓之針砭也然則學詩者且置漢魏初盛唐詩勿卽寓目恐

從是入手未免熟調陳言相因而至我之心思終於不出也不若卽于唐以後之詩而從事焉可以發其心思啓其神明庶不墮蹈襲相似之故轍可乎余曰吁是何言也余之論詩謂近代之習大槩斥近而宗遠排變而崇正爲失其中而過其實故言非在前者之必盛在後者之必衰若子之言將謂後者之居於盛而前者反居於衰乎吾見歷來之論詩者必曰蘇李不如三百篇建安黃初不如蘇李六朝不如建安黃初唐不如六朝而斥宋者至謂不僅不如唐而元又不如宋惟有明二三作

者高自位置惟不敢自居於三百篇而漢魏初盛唐居然兼總而有之而不少讓平心而論斯人也實漢魏唐人之優孟耳竊以爲相似而僞無寧相異而真故不必泥前盛後衰爲論也夫自三百篇而下三千餘年之作者其間節節相生如環之不斷如四時之序衰旺相循而生物而成物息息不停無可或間也吾前言踵事增華因時遞變此之謂也故不讀明良擊壤之歌不知三百篇之工也不讀三百篇不知漢魏詩之工也不讀漢魏詩不知六朝詩之工也不讀六朝詩不知唐詩之工也

不讀唐詩不知宋與元詩之工也夫惟前者啓之而後者承之而益之前者躬之而後者因之而廣大之使前者未有是言則後者亦能如前者之初有是言前者已有是言則後者乃能因前者之言而另爲他言總之後人無前人何以有其端緒前人無後人何以竟其引伸乎譬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則其根蘇李詩則其萌芽由蘖建安詩則生長至於拱把六朝詩則有枝葉唐詩則枝葉垂蔭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自宋以後之詩不過花開而謝花謝而復開其節次雖層層積累

變換而出而必不能不從根柢而生者也故無根則由蘖何由生無由蘖則拱把何由長不由拱把則何自而有枝葉垂蔭而花開花謝乎若曰審如是則有其根斯足矣凡根之所發不必問也且有由蘖及拱把成其爲木斯足矣其枝葉與花不必問也則根特蟠於地而具其體耳由蘖萌芽僅見其形質耳拱把僅生長而上達耳而枝葉垂蔭花開花謝可遂以已乎故止知有根芽者不知木之全用者也止知有枝葉與花者不知木之大本者也由是言之詩自三百篇以至於今此中終始相

承相成之故乃豁然明矣豈可以臆畫而妄斷者哉大抵近時詩人其過有二其一奉老生之常談襲古來所云忠厚和平渾樸典雅陳陳皮膚之語以爲正始在是元音復振動以道性情托比興爲言其詩也非庸則腐非腐則俚其人且復鼻孔撩天搖唇振履面目與心胸殆無處可以位置此真虎豹之鞞耳其一好爲太言遺棄一切掇採字句抄集韻脚觀其成篇句句可畫諷其一句字字可斷其怪戾則自以爲李賀其濃抹則自以爲李商隱其澁險則自以爲皮陸其拗拙則自以爲韓孟

士苴建安弁髦初盛後生小子詫爲新奇競趨而效之所云牛鬼蛇神夔虻罔兩揆之風雅之義風者真不可以風雅者則已喪其雅尚可言耶吾願學詩者必從先型以察其源流識其升降讀三百篇而知其盡美矣盡善矣然非今之人所能爲卽今之人能爲之而亦無爲之之理終亦不必爲之矣繼之而讀漢魏之詩美矣善矣今之人庶能爲之而無不可爲之然不必爲之或偶一爲之而不必似之又繼之而讀六朝之詩亦可謂美矣亦可謂善矣我可以擇而間爲之亦可以忽而置之又

原詩卷二
繼之而讀唐人之詩盡美盡善矣我可盡其心以爲之又將變化神明而達之又繼之而讀宋之詩元之詩美之變而仍美善之變而仍善矣吾縱其所如而無不可爲之可以進退出入而爲之此古今之詩相承之極致而學詩者循序反覆之極致也原夫翺始作者之人其興會所至每無意而出之卽爲可法可則如三百篇中里巷歌謠思婦勞人之吟詠居其半彼其人非素所誦讀講肄推求而爲此也又非有所研精極思腐毫輟翰而始得也情偶至而感有所感而鳴斯以爲風人之旨遂

適合於聖人之旨而刪之爲經以垂教非必謂後之君子雖誦讀講習研精極思求一言之幾於此而不能也乃後之人頌美訓釋三百篇者每有附會而於漢魏初盛唐亦然以爲後人必不能及乃其弊之流且有逆而反之推崇宋元者菲薄唐人節取中晚者遺置漢魏則執其源而遺其流者固已非矣得其流而棄其源者又非之非者乎然則學詩者使竟從事於宋元近代而置漢魏唐人之詩而不問不亦大乖於詩之旨哉

原詩卷二終

原詩卷二

詩而不可不學

學詩者不可不學

詩而不可不學

詩而不可不學

詩而不可不學

詩而不可不學

詩而不可不學

詩而不可不學

詩而不可不學

原詩卷三

外篇上

嘉善葉 變星期

五十年前詩家羣宗嘉隆七子之學其學五古必漢魏七古及諸體必盛唐於是以體裁聲調氣象格力諸法著為定則作詩者動以數者律之勿許稍越乎此又凡使事用句用字亦皆有一成之規不可以或出入其所以繩詩者可謂嚴矣惟立說之嚴則其途必歸於一其取資之數皆如有分量以限之而不得不隘是何也以我所製之體必期

合裁於古人稍不合則傷於體而爲體有數矣我
啓口之調必期合響於古人稍不合則戾於調而
爲調有數矣氣象格力無不皆然則亦俱爲有數
矣其使事也唐以後之事戒勿用而所使之事有
數矣其用字句也唐以前未經用之字與句戒勿
入則所用之字與句亦有數矣夫其說亦未始非
也然以此有數之則而欲以限天地景物無盡之
藏并限人耳目心思無窮之取卽優於篇章者使
之連咏三日其言未有不窮而不至於重見疊出
者寡矣夫人之心思本無涯涘可窮盡可方體每

患於局而不能攄扁而不能發乃故囿之而不使
之攄鍵之而不使之發則萎然疲蘼安能見其長
乎故百年之間守其高曾不敢改物熟調膚辭陳
陳相因而求一軼羣之步跣之材蓋未易遇矣
於是楚風懲其弊起而矯之抹倒體裁聲調氣象
格力諸說獨闢蹊徑而栩栩然自是也夫必主乎
體裁諸說者或失則固盡抹倒之而入於瑣屑滑
稽隱怪荆棘之境以矜其新異其過殆又甚焉故
楚風倡於一時究不能入人之深旋趨而旋棄之
者以其說之益無本也近今詩家知懲七子之習

原詩卷三
二葉
弊掃其陳熟餘派是矣然其過凡聲調字句之近乎唐者一切屏棄而不爲務趨於奧僻以險怪相尚目爲生新自負得宋人之髓幾於句似秦碑字如漢賦新而近於俚生而入于澁真是大敗人意夫厭陳熟者必趨生新而厭生新者則又返趨陳熟以愚論之陳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濟於陳中見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若主於一而彼此交譏則二俱有過然則詩家工拙美惡之定評不在乎此亦在其人神而明之而已
陳熟生新二者於義爲對待對待之義自太極生

兩儀以後無事無物不然日月寒暑晝夜以及人事之萬有生死貴賤貧富高卑上下長短遠近新舊大小香臭深淺明暗種種兩端不可枚舉大約對待之兩端各有美有惡非美惡有所偏於一者也其間惟生死貴賤貧富香臭人皆美生而惡死美香而惡臭美富貴而惡貧賤然逢比之盡忠死何嘗不美江總之白首生何嘗不惡幽蘭得糞而肥臭以成美海木生香則萎香反爲惡富貴有時而可惡貧賤有時而見美尤易以明卽莊生所云其成也毀其毀也成之義對待之美惡果有常主

乎生熟新舊二義以凡事物叅之器用以商周爲寶是舊勝新美人以新知爲佳是新勝舊肉食以熟爲美者也果食以生爲美者也反是則兩惡推之詩獨不然乎舒寫胸襟發揮景物境皆獨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歎尋味不窮忘其爲熟轉益見新無適而不可也若五內空如毫無寄托以勦襲浮辭爲熟搜尋險怪爲生均爲風雅所擯論文亦有順逆二義并可與此叅觀發明矣
詩家之規則不一端而曰體格曰聲調恒爲先務論詩者所爲總持門也詩家之能事不一端而曰

蒼老曰波瀾曰爲到家評詩者所爲造詣境也以愚論之體格聲調與蒼老波瀾何嘗非詩家要言妙義然而此數者其實皆詩之文也非詩之質也所以相詩之皮也非所以相詩之骨也試一一論之言乎體格譬之於造器體是其製格是其形也將造是器得般倕運斤公輸揮削器成而肖形合製無毫髮遺憾體格則至美矣乃按其質則枯木朽株也可以爲美乎此必不然者矣夫枯木朽株之質般輪必且束手而器亦烏能成然則欲般輪之得展其技必先具有木蘭文杏之材也而器之

體格方有所托以見也言乎聲調聲則宮商叶韻調則高下得宜而中乎律呂鏗鏘乎聽聞也請以今時俗樂之度曲者譬之度曲者之聲調先研精於平仄陰陽其吐音也分唇鼻齒齶開閉撮抵諸法而曼以笙簫嚴以鞀鼓節以頭腰截板所爭在渺忽之間其於聲調可謂至矣然必須其人之發於喉吐於口之音以爲之質然後其聲繞梁其調遏雲乃爲美也使其發於喉者啞然出於口者颯然高之則如蟬抑之則如蚓吞吐如振車之鐸收納如鳴窳之牛而按其律呂則於平仄陰陽唇鼻

齒齶開閉撮抵諸法毫無一爽曲終而無幾微愧色其聲調是也而聲調之所麗焉以爲傳者則非也則徒恃聲調以爲美可乎以言乎蒼老凡物必由穉而壯漸至於蒼且老各有其候非一於蒼老也且蒼老必因乎其質非凡物可以蒼老槩也卽如植物必松柏而後可言蒼老松柏之爲物不必盡干霄百尺卽尋丈楹檻間其鱗鬣夭矯具有凌雲磐石之姿此蒼老所由然也苟無松柏之勁質而百卉凡材彼蒼老何所憑藉以見乎必不然矣又如波瀾之義風與水相遭成文而見者也大之

則江湖小之則池沼微風鼓動而爲波爲瀾此天地間自然之文也然必水之質空虛明淨坎止流行而後波瀾生焉方美觀耳若汙萊之瀦溷厠之溝瀆遇風而動其波瀾亦猶是也但揚其穢曾是云美乎然則波瀾非能自爲美也有江湖池沼之水以爲之地而後波瀾爲美也由是言之之數者皆必有質焉以爲之先者也彼詩家之體格聲調蒼老波瀾爲規則爲能事固然矣然必其人具有詩之性情詩之才調詩之胸懷詩之見解以爲其質如賦形之有骨焉而以諸法傳而出之猶素之

受繪有所受之地而後可一一增加焉故體格聲調蒼老波瀾不可謂爲文也有待於質焉則不得不謂之文也不可謂爲皮之相也有待於骨焉則不得不謂之皮相也吾故告善學詩者必先從事於格物而以識充其才則質具而骨立而以諸家之論優游以文之則無不得而免於皮相之譏矣虞書稱詩言志志也者訓詁爲心之所之在釋氏所謂種子也志之發端雖有高卑大小遠近之不同然有是志而以我所云才識膽力四語充之則其仰觀俯察遇物觸景之會勃然而興旁見側出

才氣心思溢於筆墨之外志高則其言潔志大則其辭弘志遠則其旨永如是者其詩必傳正不必斤斤爭工拙於一字一句之間乃俗儒欲炫其長以鳴於世於片語隻字輒攻瑕索疵指為何出稍不勝則又援前人以證不知讀古人書欲著作以垂後世貴得古人大意片語隻字稍不合無害也必欲求其瑕疵則古今惟吾夫子可免孟子七篇欲加之辭豈無微有可議者孟子引詩書字句恒有錯悞豈為子輿氏病乎詩聖推杜甫若索其瑕疵而文致之政自不少終何損乎杜詩俗儒于杜

則不敢難若今人為之則喧呶不休矣今偶錄杜句請正之俗儒然乎否乎如自是秦樓壓鄭谷俗儒

必曰秦樓與鄭谷不相屬壓鄭谷何出 ○愚公谷口村必曰愚公谷也從無村字

押韻 ○叅軍舊紫髯必曰止有髯叅軍紫髯另是一人杜撰牽合 ○河

隴降王欵聖朝必曰降則欵矣欵則降矣字眼重出湊句 ○王綱尚旒

綴必曰綴旒 ○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必曰褒姒是殷

周與夏無涉遺 ○前軍蘇武節左將呂皮刀必曰蘇武

却周錯悞甚 ○第五橋邊流恨水皇陂亭北結愁亭

前軍乎呂 ○蘇武看羊陷賊庭必曰改牧

必曰恨水愁亭何 ○蘇武看羊陷賊庭必曰改牧

庭俱 ○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必曰鹿皮翁對

○舊語踈懶叔必曰懶是嵇康○囚梁亦固扁必曰

韻何出○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必曰姜被孟鄰

西事○處士禰衡俊必曰禰衡○斬木火井窮猿必曰

呼必曰斬木一事火井一事硬牽合○片雲天共遠永夜月

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必曰言片雲言天

日言秋風二十字中○承負蒿里餞必曰言月言落

不見杏壇丈必曰函丈耶可單用丈○侍祠慙先

露必曰慙先露○涇渭開愁容必曰涇渭亦○氣

劇屈賈壘目短曹劉墻必曰屈賈壘○管寧紗帽

淨必曰改皂為紗○潘生驟閣遠必曰散騎省日

○豺邁哀登楚必曰王粲七哀詩豺虎方邁患登

○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必曰楚星蜀○孔子

釋氏親抱送必曰杜撰俗極○傾銀注玉驚人眼必曰銀

盃耶杜撰不必曰郭元起通泉○嚴家

聚德星必曰簡嚴遂州以聚德星屬嚴家○把文

驚小陸必曰一部千家姓家家可聚德星矣○修文將管

風伯也必曰先儒曾抱麟○修文將管

悠悠伏枕左書空必曰左○只同燕石能星隕必曰

隕石也稱○涼憶峴山巔必曰峴山之○名叅漢

望苑

必曰博望苑去博字何出

○馮招疾病纏

必曰左思詩馮公豈不偉白首

不見招曰馮招可乎以疾病屬馮尤無謂

○韋經亞相傳

必曰韋玄成稱亞相有出

否 ○舌存耻作窮途哭

必曰不是一事牽合

○投閣為劉歆

必曰劉歆子棻事借叶韻可乎

○嫌疑陸賈裝

必曰馬援意苴嫌疑陸賈裝有何嫌

疑 ○穀貴沒潛夫

必曰王符以穀貴沒乎

以上偶錄杜句余

代俗儒一一為之評駁其他若此者甚多亦何累

乎杜哉今有人其詩能一一無是累而通體庸俗

淺薄無一善亦安用有此詩哉故不觀其高者大

者遠者動摘字句刻畫評駁將使從事風雅者惟

謹守老生常談為不刊之律但求免於過斯足矣

使人展卷有何意味乎而俗儒又恐其說之不足

以勝也於是遁於考訂證據之學驕人以所不知

而矜其博此乃學究所為耳千古作者心胸豈容

有此等銖兩瑣屑哉司馬遷作史記往往改竄六

經文句後世無有非之者以其所就者大也然余

為此言非教人杜撰也如杜此等句本無可疵今

人惑於盲瞽之說而以杜之所為無害者反嚴以

繩人於是詩亡而詩才亦且亡矣余故論而明之

詩之工拙必不在是可無惑也

杜句之無害者俗儒反嚴以繩人必且曰在杜則

可在他人則不可斯言也固大戾乎詩人之旨者也夫立德與立言事異而理同立德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乃以詩立言者則自視與杜截然爲二何爲者哉將以杜爲不可學耶置其媿之可而不能學因置其瑕之不可而不敢學僅自居於調停之中道其志已陋其才已卑爲風雅中無是無非之鄉愿可哀也將以杜爲不足學耶則以可者僅許杜而不願學而以不可者聽之於杜而如不屑學爲風雅中無知無識之冥頑益可哀已然則在杜則可在他人則不可之言舍

此兩端無有是處是其人既不能反而得之於心而妄以古人爲不可之論不亦大過乎

作詩者在抒寫性情此語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而未盡夫人能然之者矣作詩有性情必有面目此不但未盡夫人能然之并未盡夫人能知之而言之者也如杜甫之詩隨舉其一篇篇舉其一句無處不可見其憂國愛君憫時傷亂遭顛沛而不苟處窮約而不濫崎嶇兵戈盜賊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盃酒抒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我一讀之甫之面目躍然於前讀其詩一日一日與

之對讀其詩終身日日與之對也故可慕可樂而
可敬也舉韓愈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骨相
稜嶒俯視一切進則不能容於朝退又不肯獨善
於野疾惡甚嚴愛才若渴此韓愈之面目也舉蘇
軾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凌空如天馬遊戲
如飛仙風流儒雅無入不得好善而樂與嬉笑怒
罵四時之氣皆備此蘇軾之面目也此外諸大家
雖所就各有差別而面目無不於詩見之其中有
全見者有半見者如陶潛李白之詩皆全見面目
王維五言則面目見七言則面目不見此外面目
可見不可見分數多寡各各不同然未有全不可
見者讀古人詩以此推之無不得也余嘗於近代
一二聞人展其詩卷自始至終亦未嘗不工乃讀
之數過卒未能覩其面目何若竊不敢謂作者如
是也

杜甫之詩獨冠今古此外上下千餘年作者代有
惟韓愈蘇軾其才力能與甫抗衡鼎立爲三韓詩
無一字猶人如太華削成不可攀躋若俗儒論之
摘其杜撰十且五六輒搖唇鼓舌矣蘇詩包羅萬
象鄙諺小說無不可用譬之銅鐵鉛錫一經其陶

鑄皆成精金庸夫俗子安能窺其涯涘并有未見蘇詩一斑公然肆其譏彈亦可哀也韓詩用舊事而間以己意易以新字者蘇詩常一句中用兩事三事者非騁博也力大故無所不舉然此皆本於杜細覽杜詩知非韓蘇剗爲之也必謂一句止許用一事者此井底之蛙未見韓蘇并未見杜者也且一句止用一事如七律一句上四字與下三字總現成寫此一事亦非謂不可若定律如此是記事册非自我作詩也詩而曰作須有我之神明在內如用兵然孫吳成法懦夫守之不變其能長勝

者寡矣驅市人而戰出奇制勝未嘗不愈於教習之師故以我之神明役字句以我所役之字句使事知此方許讀韓蘇之詩不然直使古人之事雖形體眉目悉具直如芻狗畧無生氣何足取也

詩是心聲不可違心而出亦不能違心而出功名之士決不能爲泉石淡泊之音輕浮之子必不能爲敦龐大雅之響故陶潛多素心之語李白有遺世之句杜甫興廣厦萬間之願蘇軾師四海弟昆之言凡如此類皆應聲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詩如日月之光隨其光之所至卽日月見焉故每詩以

人見人又以詩見使其人其心不然勉強造作而爲欺人欺世之語能欺一人一時決不能欺天下後世究之閱其全帙其陋必呈其人既陋其氣必爾安能振其辭乎故不取諸中心而浮慕著作必無是理也

古人之詩必有古人之品量其詩百代者品量亦百代古人之品量見之古人之居心其所居之心卽古盛世賢宰相之心也宰相所有事經綸宰制無所不急而必以樂善愛才爲首務無毫髮媚疾忌伎之心方爲真宰相百代之詩人亦然如高適

岑參之才遠遜於杜觀甫贈寄高岑諸作極其推崇贊歎孟郊之才不及韓愈遠甚而愈推高郊至低頭拜東野願郊爲龍身爲雲四方上下逐東野盧仝賈島張籍等諸人其人地與才愈俱十百之而愈一一爲之歎賞推美史稱其獎借後輩稱薦公卿間寒暑不避歐陽修於詩極推重梅堯臣蘇舜欽蘇軾於黃庭堅秦觀張耒等諸人皆愛之如已所以好之者無不至蓋自有天地以來文章之能事萃於此數人決無更有勝之而出其上者及觀其樂善愛才之心竟若欲然不自足此其中懷

濶大天下之才皆其才而何媚疾忌伎之有不然者自炫一長自矜一得而惟恐有一人之出其上又惟恐人之議已日以攻擊詆毀其類爲事此其中懷狹隘卽有著作如其心術尚堪垂後乎昔人惟沈約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而約之所就亦何足云是猶以李林甫盧杞之居心而欲博賢宰相之名使天下後世稱之亦事理所必無者爾

詩之亡也亡於好名沒世無稱君子羞之好名宜亟亟矣竊怪夫好名者非好垂後之名而好目前之名目前之名必先工邀譽之學得居高而呼者

倡譽之而後從風者羣和之以爲得風氣於是風雅筆墨不求之古人耑求之今人以爲迎合其爲詩也連卷累帙不過等之揖讓周旋羔雁筐篚之具而已矣及聞其論則亦盛言三百篇言漢言唐言宋而進退是非之居然當代之詩人而詩亡矣詩之亡也又亡於好利夫詩之盛也敦實學以崇虛名其衰也媒虛名以網厚實於是風雅壇坫爲居奇以交遊朋盍爲牙市是非淆而品格濫詩道雜而多端而友朋切劘之義因之而衰矣昔人言詩窮而後工然則詩豈救窮者乎斯二者好名

實兼乎利好利遂至不惜其名夫三不朽詩亦立
言之一奈何以之爲壟斷名利之區不但有愧古
人其亦反而問之自有之性情可矣

詩道之不能長振也由於古今人之詩評雜而無
章紛而不一六朝之詩大約沿襲字句無特立大
家之才其時評詩而著爲文者如鍾嶸如劉勰其
言不過吞吐抑揚不能持論然嶸之言曰邇來作
者競須新事牽攀補衲蠹文已甚斯言爲能中當
時後世好新之弊勰之言曰沉吟鋪辭莫先於骨
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斯言爲能探得本原此

二語外兩人亦無所能爲論也他如湯惠休初日
芙蓉沈約彈丸脫手之言差可引伸然俱屬一斑
之見終非大家體段其餘皆影響附和沉淪習氣
不足道也唐宋以來諸評詩者或槩論風氣或指
論一人一篇一語單辭複句不可殫數其間有合
有離有得有失如皎然曰作者須知復變若惟復
不變則陷於相似置古集中視之眩目何異宋人
以燕石爲璞劉禹錫曰工生於才達生於識二者
相爲用而詩道備李德裕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
而光景常新皮日休曰才猶天地之氣分爲四時

景色各異人之才變豈異於是以上數則語足以啓蒙矻俗異於諸家悠悠之論而合於詩人之旨爲得之其餘非戾則腐如聾如瞶不少而最厭於聽聞錮蔽學者耳目心思者則嚴羽高棟劉辰翁及李攀龍諸人是也羽之言曰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意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卽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夫羽言學詩須識是矣旣有識則當以漢魏六朝全唐及宋之詩悉陳於前彼必自能知所決擇知所依歸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道若云漢魏

盛唐則五尺童子三家村塾師之學詩者亦熟於聽聞得於授受久矣此如康莊之路衆所羣趨卽瞽者亦能相隨而行何待有識而方知乎吾以爲若無識則一一步趨漢魏盛唐而無處不是詩魔苟有識卽不步趨漢魏盛唐而詩魔悉是智慧仍不害於漢魏盛唐也羽之言何其謬戾而意且矛盾也彼棟與辰翁之言大率類是而辰翁益覺愴恍無切實處詩道之不振此三人與有過焉至於明之論詩者無慮百十家而李夢陽何景明之徒自以爲得其正而實偏得其中而實不及大約不

原詩卷三
能遠出於前三人之窠臼而李攀龍益又甚焉王世貞詩評甚多雖祖述前人之口吻而掇拾其皮毛然間有大合處如云剽竊摹擬詩之大病割綴古語痕迹宛然斯醜已極是病也莫甚於李攀龍世貞生平推重服膺攀龍可謂極至而此語切中攀龍之隱昌言不諱乃知當日之互爲推重者徒以虛聲倡和藉相倚以壓倒衆人而此心之明自不可掩耳夫自湯惠休以初日芙蓉擬謝詩後世評詩者祖其語意動以某人之詩如某某或人或仙或事或動植物造爲工麗之辭而以某某人

之詩一一分而如之泛而不附縟而不切未嘗會於心格於物徒取以爲談資與某某之詩何與明人遞習成風其流愈盛自以爲兼總諸家而以要言評次之不亦可哂乎我故曰歷來之評詩者雜而無章紛而不一詩道之不能常振於古今者其以是故歟

原詩卷三終

原詩卷四

外篇下

嘉善葉 變星期

三百篇如三皇五帝雖法制多有未備然所以為君而治天下之道無能外此者矣漢魏詩如三王已有質文治具煥然耳目然猶未能窮盡事物之變自此以後作者代興極其所至如漢祖唐宗功業炳耀其名王其實則霸雖後人之才或遜於前人然漢唐之天下使以三王之治治之不但不得王并且失霸故後代之詩為王則不傳為霸則傳

漢祖唐宗之規模而以齊桓晉文之才與術用之
業成而儼然王矣知此方可登作者之壇紹前哲
垂後世若徒竊漢唐之規模而無桓文之才術欲
自雄於世此宋襄之一戰而敗身死名滅爲天下
笑也

漢魏之詩如畫家之落墨於太虛中初見形象一
幅絹素度其長短濶狹先定規模而遠近濃淡層
次脫卸俱未分明六朝之詩始知烘染設色微分
濃淡而遠近層次尚在形似意想間猶未顯然分
明也盛唐之詩濃淡遠近層次方一一分明能事

大備宋詩則能事益精諸法變化非濃淡遠近層
次所得而該刻畫博換無所不極又嘗謂漢魏詩
不可論工拙其工處乃在拙其拙處乃見工當以
觀商周尊彝之法觀之六朝之詩工居十六七拙
居十三四工處見長拙處見短唐詩諸大家名家
始可言工若拙者則竟全拙不堪寓目宋詩在工
拙之外其工處固有意求工拙處亦有意爲拙若
以工拙上下之宋人不受也此古今詩工拙之分
劑也又漢魏詩如初架屋棟梁柱礎門戶已具而
牕櫺楹檻等項猶未能一一全備但樹棟宇之形

製而已六朝詩始有牕櫺楹檻屏蔽開闔唐詩則於屋中設幃帳床榻器用諸物而加丹堊雕刻之工宋詩則製度益精室中陳設種種玩好無所不蓄大抵屋宇初建雖未備物而規模弘敞大則宮殿小亦廳堂也遞次而降雖無製不全無物不具然規模或如曲房奧室極足賞心而冠冕濶大遜於廣廈矣夫豈前後人之必相遠哉運會世變使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天也

六朝詩家惟陶潛謝靈運謝朓三人最傑出可以鼎立三家之詩不相謀陶澹遠靈運警秀朓高華

各闢境界開生面其名句無人能道左思鮑昭次之思與昭亦各自開生面餘子不能望其肩項最下者潘安沈約幾無一首一語可取詩如其人之品也齊梁駢麗之習人人自矜其長然以數人之作相混一處不復辨其爲誰千首一律不知長在何處其時膾炙之句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等語本色無奇亦何足艷稱也

謝靈運高自位置而推曹植之才獨得八斗殊不可解植詩獨美女篇可爲漢魏壓卷筌篋引次之

原言卷四
二
餘者語意俱平無警絕處美女篇意致幽眇含蓄雋永音節韻度皆有天然姿態層層搖曳而出使人不可髣髴端倪固是空千古絕作後人惟杜甫新婚別可以伯仲此外誰能學步靈運以八斗歸之或在是歟若靈運名篇較植他作固已優矣而自遜處一斗何也

陶潛胸次浩然吐棄人間一切故其詩俱不從人間得詩家之方外別有三昧也遊方以內者不可學學之猶章甫而適越也唐人學之者如儲光羲如韋應物韋旣不如陶儲雖在韋前又不如韋總之俱不能有陶之胸次故也

六朝諸名家各有一長俱非全璧鮑昭庾信之詩杜甫以清新俊逸歸之似能出乎類者究之拘方以內畫於習氣而不能變通然漸闢唐人之戶牖而啓其手眼不可謂庾不爲之先也

沈約云好詩圓轉如彈丸斯言雖未盡然然亦有所得處約能言之及觀其詩竟無一首能踐斯言者何也約詩惟勿言一尊酒明日難重持二語稍佳餘俱無可取又約郊居賦初無長處而自矜其雌霓連蜷數語謂王筠曰知音者稀真賞殆絕僕

所相邀在此數語數語有何意味而自矜若此約
之才思於此可推乃爲音韻之宗以四聲八病疊
韻雙聲等法約束千秋風雅亦何爲也

李白天才自然出類拔萃然千古與杜甫齊名則
猶有間蓋白之得此者非以才得之乃以氣得之
也從來節義勲業文章皆得於天而足於已然其
間亦豈能無分劑雖所得或未至十分苟有氣以
鼓之如弓之括力至引滿自可無堅不摧此在殼
率之外者也如白清平調三首亦平平宮艷體耳
然貴妃捧硯力士脫靴無論懦夫於此戰慄趑趄

萬狀秦舞陽壯士不能不色變於秦皇殿上則氣
未有不先餒者寧暇見其才乎觀白揮灑萬乘之
前無異長安市上醉眠時此何如氣也大之卽舜
禹之巍巍不與立勲業可以鷹揚牧野盡節義能
爲逢比碎首立言而爲文章韓愈所言光焰萬丈
此正言文章之氣也氣之所用不同用於一事則
一事立極推之萬事無不可以立極故白得與甫
齊名者非才爲之而氣爲之也歷觀千古詩人有
大名者舍白之外孰能有是氣者乎

盛唐大家稱高岑王孟高岑相似而高爲稍優孟

則大不如王矣高七古爲勝時見沉雄時見沖澹不一色其沉雄直不減杜甫岑七古間有傑句苦無全篇且起結意調往往相同不見手筆高岑五七律相似遂爲後人應酬活套作俑如高七律一首中疊用巫峽啼猿衡陽歸鴈青楓江白帝城岑一首中疊用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語一意高岑五律如此尤多後人行笈中攜廣輿記一部遂可吟詠徧九州實高岑啓之也總之以月白風清烏啼花落等字裝上地頭一名目則一首詩成可以活板印就也王維五律最出色七古最

無味孟浩然諸體似乎澹遠然無縹緲幽深思致如畫家寫意墨氣都無蘇軾謂浩然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誠爲知言後人胸無才思易於衝口而出孟開其端也總而論之高七古王五律可無遺議矣

王世貞曰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斯言以蔽李杜而軒輊自見矣以此推之世有閱至終卷皆難入纔讀一篇卽厭者其過惟均究之難入者可加功而卽厭者終難藥也

白居易詩傳爲老嫗可曉余謂此言亦未盡然今

原詩卷四
二葉州堂
觀其集矢口而出者固多蘇軾謂其局於淺切又不能變風操故讀之易厭夫白之易厭更甚於李然有作意處寄托深遠如重賦致仕傷友傷宅等篇言淺而深意微而顯此風人之能事也至五言排律屬對精緊使事嚴切章法變化中條理井然讀之使人惟恐其竟杜甫後不多得者人每易視白則失之矣元稹作意勝於白不及白春容暇豫白俚俗處而雅亦在其中終非庸近可擬二人同時得盛名必有其實俱未可輕議也
李賀鬼才其造語入險正如蒼頡造字可使鬼夜

哭王世貞曰長吉師心故爾作怪有出人意表然奇過則凡老過則穉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余嘗謂世貞評詩有極切當者非同時諸家可比奇過則凡一語尤爲學李賀者下一痛砭也

論者謂晚唐之詩其音衰颯然衰颯之論晚唐不辭若以衰颯爲貶晚唐不受也夫天有四時四時有春秋春氣滋生秋氣肅殺滋生則敷榮肅殺則衰颯氣之候不同非氣有優劣也使氣有優劣春與秋亦有優劣乎故衰颯以爲氣秋氣也衰颯以爲聲商聲也俱天地之出於自然者不可以爲貶

也又盛唐之詩春花也桃李之穠華牡丹芍藥之妍艷其品華美貴重畧無寒瘦儉薄之態固足美也晚唐之詩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籬邊之叢菊極幽艷晚香之韻可不爲美乎夫一字之褒貶以定其評固當詳其本末奈何不察而以辭加人又從而爲之貶乎則執盛與晚之見者卽其論以剖明之當亦無煩辭說之紛紛也已

開宋詩一代之面目者始於梅堯臣蘇舜欽二人自漢魏至晚唐詩雖遞變皆遞留不盡之意卽晚唐猶存餘地讀罷掩卷猶令人屬思久之自梅蘇

變盡崑體獨創生新必辭盡於言言盡於意發揮鋪寫曲折層累以赴之竭盡乃止才人伎倆騰踔六合之內縱其所如無不可者然含蓄淳泓之意亦少衰矣歐陽修極伏膺二子之詩然歐詩頗異於是以二子視歐陽其有狂與狷之分乎

古今詩集多者或數千首少者或千首或數百首若一集中首首俱佳並無優劣其詩必不傳又除律詩外若五七言古風長篇句句俱佳並無優劣其詩亦必不傳卽如杜集中其率意之作傷於俚俗率直者頗有開卷數首中如爲南曹小司寇作

惟南將獻壽佳氣日氤氳等句豈非累作乎又如
丹青引真絕作矣其中學書須學衛夫人但恨無
過王右軍豈非累句乎譬之於水一泓澄然無纖
翳微塵瑩淨澈底清則清矣此不過澗沚潭沼之
積耳非易竭卽易腐敗不可久也若大海之水長
風鼓浪揚泥沙而舞怪物靈蠢畢彙終古如斯此
海之大也百川欲不朝宗得乎
詩文集務多者必不佳古人不朽可傳之作正不
在多蘇李數篇自可千古後人漸以多爲貴元白
長慶集實始濫觴其中顏唐俚俗十居六七若去

其六七所存二三皆卓然名作也宋人富於詩者
莫過於楊萬里周必大此兩人作幾無一首一句
可采陸游集佳處固多而率意無味者更倍由此
以觀亦安用多也王世貞亦務多者覓其佳處昔
人云排沙簡金尚有寶可見至李維楨文翔鳳諸
集動百卷外益彼哉不足言矣

作詩文有意逞博便非佳處猶主人勉強徧處請
生客客雖滿坐主人無自在受用處多讀古人書
多見古人猶主人啓戶客自到門自然賓主水乳
究不知誰主誰賓此是真讀書人真作手若有意

逞博撈管時翻書抽帙搜求新事新字句以此炫
長此貧兒稱貸營生終非已物徒見蹴踏耳
應酬詩有時亦不得不作雖是客料生活然須見
是我去應酬他不是人人可將去應酬他者如此
便於客中見主不失自家體段自然有性有情非
幕下客及捉刀人所得代爲也每見時人一部集
中應酬居什九有餘他作居什一不足以題張集
以詩張題而我喪我久矣不知是其人之詩乎抑
他人之詩乎若懲噎而廢食盡去應酬詩不作而
卒不可去也須知題是應酬詩自我作思過半矣

遊覽詩切不可作應酬山水語如一幅畫圖名手
各各自有筆法不可錯雜又名山五岳亦各各自
有性情氣象不可移換作詩者以此二種心法默
契神會又須步步不可忘我是遊山人然後山水
之性情氣象種種狀貌變態影響皆從我目所見
耳所聽足所履而出是之謂遊覽且天地之生是
山水也其幽遠奇險天地亦不能一一自剖其妙
自有此人之耳目手足一歷之而山水之妙始洩
如此方無愧於遊覽方無愧乎遊覽之詩
何景明與李夢陽書縱論歷代之詩而上下是非

之其規夢陽也則曰近詩以盛唐爲尚宋人似蒼老而實踈鹵元人似秀俊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於宋夫尊初盛唐而嚴斥宋元者何李之壇坫也自當無一字一句入宋元界分上乃景明之言如此豈陽斥之而陰竊之陽尊之而陰離之耶且李不讀唐以後書何得有宋詩入其目中而似之耶將未嘗寓目自爲遙契膈合則此心此理之同其又可盡非耶旣已似宋則自知之明且不有何妄進退前人耶其故不可解也竊以爲李之斥唐以後之作者非能深入其人

之心而洞伐其髓也亦僅髣髴皮毛形似之間但欲高自位置以立門戶壓倒唐以後作者而不知已飲食之而役隸於其家矣李與何彼唱子和互相標榜而其言如此亦見誠之不可揜也由是言之則凡好爲高論大言故作欺人之語而終不可以自欺也夫

從來論詩者大約伸唐而絀宋有謂唐人以詩爲詩主性情於三百篇爲近宋人以文爲詩主議論於三百篇爲遠何言之謬也唐人詩有議論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議論尤多長篇如赴奉先縣詠

懷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無議論而獨以議論歸
宋人何歟彼先不知何者是議論何者爲非議論
而妄分時代耶且三百篇中二雅爲議論者正自
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後人之詩也如言
宋人以文爲詩則李白樂府長短句何嘗非文杜
甫前後出塞及潼關吏等篇其中豈無似文之句
爲此言者不但未見宋詩并未見唐詩村學究道
聽耳食竊一言以詫新奇此等之論是也

五古漢魏無轉韻者至晉以後漸多唐時五古長
篇大都轉韻矣惟杜甫五古終集無轉韻者畢竟

以不轉韻者爲得韓愈亦然如杜北征等篇若一
轉韻首尾便覺索然無味且轉韻便似另爲一首
而氣不屬矣五言樂府或數句一轉韻或四句一
轉韻此又不可泥樂府被管絃自有音節於轉韻
見宛轉相生層次之妙若寫懷投贈之作自宜一
韻方見首尾聯屬宋人五古不轉韻者多爲得之
七古終篇一韻唐初絕少盛唐間有之杜則十有
二三韓則十居八九逮於宋七古不轉韻者益多
初唐四句一轉韻轉必蟬聯雙承而下此猶是古
樂府體何景明稱其音節可歌此言得之而實非

七古卽景卽物正格也盛唐七古始能變化錯綜
蓋七古直叙則無生動波瀾如平蕪一望縱橫則
錯亂無條貫如一屋散錢有意作起伏炤應仍失
之板無意信手出之又苦無章法矣此七古之難
難尤在轉韻也若終篇一韻全在筆力能舉之藏
直叙於縱橫中旣不患錯亂又不覺其平蕪似較
轉韻差易韓之才無所不可而爲此者避虛而走
實任力而不任巧實啓其易也至如杜之哀王孫
終篇一韻變化波瀾層層博換竟似逐段換韻者
七古能事至斯已極非學者所易步趨耳

燕歌行學栢梁體七言句句叶韻不轉此樂府體
則可耳後人作七古亦間用此體節促而意短通
篇竟似湊句毫無意味可勿倣也二句一轉韻亦
覺局促大約七古轉韻多寡長短須行所不得不
行轉所不得不轉方是匠心經營處若曰栢梁體
並非樂府何不可效爲之栢梁體是衆手攢爲之
耳出於一手豈亦如各人之自寫一句乎必以爲
古而效之是以虞廷喜起之歌律今日詩也

杜甫七言長篇變化神妙極慘淡經營之奇就贈
曹將軍丹青引一篇論之起手將軍魏武之子孫

四句如天半奇峯拔地陡起他人於此下便欲接丹青等語用轉韻矣忽接學書二句又接老至浮雲二句却不轉韻誦之殊覺緩而無謂然一起奇峯高插使又連一峯將來如何撒手故卽跌下陂陀沙灤石确使人褰裳委步無可盤桓故作畫蛇添足拖沓迤邐是遙望中峯地步接開元引見二句方轉入曹將軍正面他人於此下又便寫御馬玉花驄矣接凌烟下筆二句蓋將軍丹青是主先以學書作賓轉韻畫馬是主又先以畫功臣作賓章法經營極奇而整此下似宜急轉韻入畫馬又

不轉韻接良相猛士四句賓中之賓益覺無謂不知其層次養局故紆折其途以漸升極高極峻處令人目前忽劃然天開也至此方入畫馬正面一韻八句連峯互映萬笏凌霄是中峯絕頂處轉韻接玉花御榻四句峯勢稍平蜿蟺遊衍出之忽接弟子韓幹四句他人於此必轉韻更將韓幹作排場仍不轉韻以韓幹作找足語蓋此處不當更以賓作排場重複掩主便失體段然後永歎將軍善畫包羅收拾以感慨係之篇終焉章法如此極森嚴極整暇余論作詩者不必言法而言此篇之法

原詩卷四
如是何也不知杜此等篇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有
化工而無人力如夫子從心不踰之矩可得以教
人否乎使學者首首印此篇以操觚則窒板拘牽
不成章矣決非章句之儒人功所能授受也
蘇轍云大雅綿之八九章事文不相屬而脈絡自
一最得爲文高致轍此言譏白居易長篇拙於敘
事寸步不遺不得詩人法然此不獨切於白也大
凡七古必須事文不相屬而脈絡自一唐人合此
者亦未能概得惟杜則無所不可亦有事文相屬
而變化縱橫畧無痕迹竟似不相屬者非高岑王

所能幾及也

七言絕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齡李俊爽王含蓄兩
人辭調意俱不同各有至處李商隱七絕寄托深
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王世貞曰七言
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中晚唐主意意工
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斯言爲能持平然盛唐
主氣之說謂李則可耳他人不盡然也宋人七絕
種族各別然出奇入幽不可端倪處竟有軼駕唐
人者若必曰唐曰供奉曰龍標以律之則失之矣
杜七絕輪囷奇矯不可名狀在杜集中另是一格

宋人大槩學之宋人七絕大約學杜者什六七學
李商隱者什三四
七言律詩是第一棘手難入法門融各體之法各
種之意括而包之於八句是八句者詩家總持三
昧之門也乃初學者往往以之爲入門而不知其
難三家村中稱詩人出其豪必有律詩數十首故
近來詩之亡也先亡乎律律之亡也在易視之而
不知其難難易不知安知是與非乎故於一部大
集中信手拈其七言八句一首觀之便可以知其
詩之存與亡矣

五言律句裝上兩字卽七言七言律句或截去頭
上兩字或挾去中間兩字卽五言此近來詩人通
行之妙法也又七言一句其辭意算來只得六字
六字不可以句也不拘於上下中間嵌入一字而
句成矣句成而詩成居然膾炙人口矣又凡詩中
活套如剩有無那試看莫教空使還令等救急字
眼不可屈指數無處不可扯來安頭找腳無怪乎
七言律詩漫天徧地也夫剩有無那等字眼古人
用之未嘗不是玉尺金針無如點金成鐵手用之
反不如牛溲馬溲之可奏效噫亦可歎已

五言排律近時作者動必數十韻大約用之稱功
頌德者居多其稱頌處必極冠冕濶大多取之當
事公卿大人先生高閣扁額上四字句不拘上下
中間添足一字便是五言彈丸佳句矣排律如前
半頌揚後半自謙杜集中亦有一二今人守此法
而決不敢變善於學杜者其在斯乎
學詩者不可忽畧古人亦不可附會古人忽畧古
人麤心浮氣僅獵古人皮毛要知古人之意有不
在言者古人之言有藏於不見者古人之字句有
側見者有反見者此可以忽畧涉之者乎不可附

會古人如古人用字句亦有不可學者亦有不妨
自我爲之者不可學者卽三百篇中極奧僻字與
尚書殷盤周誥中字義豈必盡可入後人之詩古
人或偶用一字未必盡有精義而吠聲之徒遂有
無窮訓詁以附會之反非古人之心矣不妨自我
爲之者如漢魏詩之字句未必一一盡出於三百
篇六朝詩之字句未必盡出於漢魏而唐及宋元
等而下之又可知矣今人偶用一字必曰本之昔
人昔人又推而上之必有作始之人彼作始之人
復何所本乎不過揆之理事情切而可通而無礙

斯用之矣昔人可創之於前我獨不可創於後乎
古之人有行之者文則司馬遷詩則韓愈是也苟
垂於理事情是謂不通不通則杜撰杜撰則斷然
不可苟不然者自我作古何不可之有若腐儒區
區之見句束而字縛之援引以附會古人反失古
人之真矣

原詩卷四終



